禮書通故

喪服通故一

禮書通故弟九

定海黃以周述

易傳古者喪期無數記三年問篇至親以期斷三年爲加隆以周案古謂上古虞書有喪考妣三載之文是喪期加隆已定乎堯舜以前

吳廷華云諸經皆言三年之喪惟小戴記乃有二十五月而畢之說至今並從之唐王元感主三年非二十五月之說張柬之據春秋駁之但春秋多變制恐亦非古法蕭山毛氏曰以二十七月之服而謂之三年是欺父母也愚謂喪服自期至緦皆月之實數獨三年則以二

十五月畢之本自可疑又漢文帝作短喪之俑其以日易月也則言三十六日而不言二十五日漢時古制未亡其三十有六之數必有所自來以周案荀子戴記公羊傳並云二十五月兩漢諸儒並無三十六月之說毛吳諸人逞臆滅古不足為訓張柬之議並引尚書儀禮不專據春秋漢文短喪三十六日之制亦在既葬之後劉貢父言之詳矣未葬以前則服斬衰如故安可據此為古禮三十六月之證

記中庸言父母之喪無貴賤襍記言大夫為其父母之未為大夫者如士服士為其父母之為大夫者如士服

說者謂二記言別當從中庸以周案中庸父母之喪無貴賤承上文三年喪言喪期無貴賤之別喪儀有士大夫之差二記不悖　又案漢河閒獻王得古禮五十六篇內十七篇與高堂生同而增多三十九篇多言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愈倉等推士禮而至于天子說見漢藝文志則禮經以士喪禮名篇當與天子諸侯卿大夫有別以後世推士禮于天子故事多從同學者不可因禮逸無攷見并疑襍記之文也今以禮之可見者言之士喪枕由大夫則枕草士喪斬衰三升大夫則粗衰縷如三升半見本節鄭注天子諸侯卿大夫

旣虞受服士卒哭受服而虞卒哭月又異數見喪服斬衰章大功章鄭注天子諸矦之葬弁絰葛服受服士則斬衰麻絰不受服見檀弓鄭注天子喪車五乘褋皆有飾士喪惡車之幦無飾又無尾橐見巾車士喪禮大夫以上將大斂服弁士喪冠見後子弁絰條若鄭君說衰衣大夫以上侈袂朱子呂氏說喪冠天子十二梁親王九幅皇孫七幅大夫士以例降此與經義似有難通不敢引以為證

鄭元云喪服經天子以下死而相喪衣服年月親疏隆殺之禮也敖繼公云此篇言諸矦以下喪服鄭敬云篇

內服制斷自大夫以下天子諸侯闕焉盛世佐云中庸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諸侯以上絶旁期至于爲高曾祖父母父母妻長子之屬則貴賤一而已所異者或絶或降旨其不絶不降者則固無以異也而是篇已具矣何闕焉以周案盛說申經注甚明記檀弓言喪服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賀說古者謂殷厭降之禮始于周魏晉議禮家皆據周禮爲言摯虞虞喜徐邈等說後世王侯不臣諸父昆弟則事異于周不尊以貴降且周始封之君尚服諸父昆弟而一代爲大夫便降旁親輕重顚倒豈禮意哉以周案後世封建

廢則厭降之例多不可行從古不降可也但其閒亦有宜從周禮者勿以彼一害此一

鄭[元]云服之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公之昆弟以旁尊降爲人後者女子子嫁者以出降賈公彥云公之昆弟有二義既爲旁尊又爲餘尊厭敖繼公說公之昆弟卽厭降降止三品閻若璩說降服有六鄭注外宜增餘尊降殤降以周案厭降者惟厭其子故注云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旁尊之旁爲昆弟記曰旁治昆弟故注云公之昆弟以旁尊降但旁尊有二義一爲父之昆弟昆弟爲旁父爲尊傳所謂世叔父

旁尊也不足以加尊焉其服報不降一爲己之昆弟有爲公者昆弟爲旁公爲尊注所謂公之昆弟爲旁尊降是也記曰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于兄弟降一等文與小功章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庶孫合賈疏大夫以尊降公之昆弟以旁尊降大夫之子以厭降例最明晰此疏以爲公之昆弟有旁尊餘尊厭二降其說本于大功章公之庶昆弟傳敖氏遂謂旁尊降可併于厭降殊不思公子爲母妻有父在父沒之別大功章公之庶昆弟本主公子立文其不曰公子者嫌同父在也喪服例父在偁公子父沒偁公之昆弟惟其義主父卒不能不曰

公之庶昆弟而其服爲公子父卒之服欲以別父在無服也故傳以爲先君餘尊厭又以別爲母妻期也若小功章公之昆弟爲其從父昆弟專主昆弟立文不關其父有何餘尊之足云敖氏之誤實賈疏啟之矣降服四品不數餘尊降殤降餘尊卽厭降既謂之殤降義自明故鄭皆不數　又案諸侯尊臣諸父昆弟故有旁尊降又有餘尊厭大夫之昆弟無旁尊例大夫之子父在從父而降父沒無餘尊厭又餘尊厭敖氏云厭死者或云其生者爲餘尊所厭亦有二說

敖繼公云大夫不降祖與適異人制禮使然非謂大夫

之意亦欲降此親而不敢降之也傳言大夫不敢降其祖與適似有害于義理沈彤云聖人制禮皆緣人情謂于其祖與適而以貴貴之義降之則其心必有所不敢故聖人不之降使其心之卽安也何嘗謂大夫之意欲降此親而不敢降乎凡傳之言不敢者皆當以此意推之以周案沈說是

喪服厭降之例或以貴貴或以尊尊厭竝主君父言後世有厭姑厭嫡母之說鄭元云祖不厭孫姑不厭婦劉智云昔魯穆姜在而成公夫人與春秋書曰葬我小君齊姜舊說妻隨夫而成尊姑不厭婦范宣云庶子爲

母三秊嫡母雖貴然婦人無專制之事豈得引父爲比
而屈降支子也以周案孟子有王子母死傅請數月之
喪亦謂厭于父也舊注亦誤禮公子爲母練冠麻麻衣
縓緣既葬除之父卒爲母大功戴德喪服變除云天子
諸侯庶昆弟大夫庶子爲其母哭泣飲食居處思慕猶
三秊也古人殺其文以從義申其實以盡仁如此厭嫡
母之說未是厭姑有之詳下宗子母在爲妻禫節
李如圭云凡大夫大夫之子不降者逢于天子以大夫
爲尊降之始其子爲厭降之始舉以例其餘以周案李
氏爲大夫之適子爲妻不降言之然非通例

服大功章傳因國君不服旁親而推言由卑別乎尊由尊別乎卑以見尊有特申之義鄭元云傳因國君以尊降其親故終說此義云是也楊復讀傳注不審而轉斥之妄矣傳言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鄭元云公子若在高祖以下則如其親服後世遷之乃毁其廟爾是也敖繼公說此自尊別乎卑則始封君之時其祖考廟在故家自若也此亦謬矣

公羊傳云服以閏數服數略也穀梁傳云閏月天子不以告朔而服事不數白虎通義云三年之服不以閏月

數何以言其期也期者復其時也大功以下月數故以閏月除何休云期三年之喪始亦朞以閏數以閏為朞月之餘故朞維朞月言之非亦月不朞數閏大功以下諸喪當以閏月為數鄭元云居喪之禮以月數者數閏以年數者雖有閏無與于數也以周案據白虎論及鄭志則公穀兩傳本通而說穀梁者必謂大功以下亦不數閏固矣喪不數閏祥禫皆取正月矣商等必謂喪取遠日祥逢閏用後閏月過矣亦在閏月即數閏而附正于朞月范甯傳休等必謂用閏之後月悖矣戴諡云閏別一月非以六十日為一月也凶事遠日言月中之遠日若遷一月當是

遠月豈遠日之義邪閏在喪中略而不計祥除值閏外
而不取重周忌也閏亾無正推以附歬喪期不闕順序
不悖合禮變也
賈公彥云疏衰裳齊期者此章雖止一期而禫杖具有
吳紱云此期固是有禫然亦有辨凡禫必主喪者主之
母之喪父爲之禫故子從父而禫之若出母與繼母嫁
而從者則已非喪主無禫也胡培翬云喪服小記云爲
父母妻長子禫又云宗子母在爲妻禫唯言宗子母在
爲妻禫則其餘父母在爲妻皆不禫可知也下傳云父
在則爲妻不杖則爲妻禫杖亦有不得申者矣以周案

吴說是胡說未盡然右總說

噐服爲父斬衰三季爲母齊衰三季此服之從子制之者也父在爲母齊衰杖期此服之從父制之者也唐制父在服母亦齊衰三季明孝慈錄父母之服皆斬說者疑古制服母以期與伯叔母無別宜淤後王以周衰爲父三季非三季也三季之噐再期也加隆焉爾也至親以期斷故服母以期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方之伯叔母又加三月矣而其心噐未嘗不三季也故爲父者逢其子之心必三季而後娶或說服以表衷服斷以期而猶爲心噐斯亦僞而巳矣抑知服其服而無其心斯

為僞除其服而心猶喪正以存其誠也吳僞夀方望溪云父在為母期所以達父之情而非子之情有所殺便父之事而亏子之事無所變也

疏齊衰三年章父卒則為母賈公彥云父卒三年之內而母卒仍服期父服除後而母死乃得申萬斯大云古人未嘗謂父服除乃得申母三年賈說謬妄以周家經父卒則為母萬氏以則為急詞是也如賈說父卒服乃為母則為緩詞以鄭注攷之父在為母齊衰五升既葬八升父卒為母齊衰四升既葬七升服問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注云為父既練衰七升母既葬

衰八升則疏家父未卒服其服母用父在之制自本鄭
義然不可從
杖期章出妻之子爲母徐邈云若但言出母嫌妾子亦
服故言出妻之子明非所生不服也雷次宗云不直言
爲出母嫌妾子及庶妻之子爲之服且子無出母之義
故繫夫而言出妻之子敖繼公說出妻之子主亡父在
者也若父沒則無服高愈說此指父沒言父沒本應爲
母三年出降爲期不敢欺死父也若父在而出母沒其
惟心器乎盛世佐云該父存沒而言胡培翬云父不爲
出妻服則子亡父在自不爲出母服明矣高說是以周

案曰出妻之子明非其所出之子不服亦主父在為文也但父在猶嫌出母則父沒可知敖高兩說皆偏出母者出而未嫁者也出母而嫁謂之嫁母無服　又案徐雷說嫡妾子為之服謂妾子不服其所出嫡也若妾子為其出母亦期敖氏駁徐雷說未達其意

傳出妻之子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成洽云經為繼父服者亦父後者也而服繼父服則自服其母可知也出母之與嫁母俱絕族今為嫁母服不為出母服其不然乎吳商云出母無服此由尊父之命嫁母父不命出何得同出母又出母之黨無服嫁母之黨應服之步熊云

為父後者釋服而祭可也以周案經為繼父服為嫁母服皆為從母適人者言其為父後而不從嫁者自無服也成說殊謬出母不自絕于父嫁母則兩絕之吳說亦輕重失倫譙周謂父卒母嫁非父所絕是直以次父不能言為可欺也或說出母父在則服父沒不服亟非

杖期章父卒繼母嫁從為之服報傳曰貴終馬融云繼母為己父三年喪畢嫁後夫重成母道故隨為之服不終己父三年喪則不服也（馬義從訓隨終謂終喪）鄭[元]云嘗為母子貴終其恩王肅云從乎繼母而寄育則為服不從則不服崔凱云此為庶子目為父後者不服庾蔚之云王

順經文鄭附傳說崔卽情易安崔今本譌王亏傳亦無礙繼母嫁則與宗廟絕爲父後者安可以廢祖祀而服之甚斯大云繼母不嫁則母子也嫁則路人矣奚服之有奚爲父後與非爲父後之有縱身爲父後業從母往巳不能如常禮行爲後事其服自不容無果能如禮爲父後則己克自立自不從繼母往矣不從又奚服哉以周家經文從一字句傳云貴終終其撫字之恩也王義爲長鄭云貴終其恩其義蓋同賈疏用馬申鄭未是周官媒氏云凡娶判妻入子者書之判妻卽嫁妻夫妻爲判合妻而嫁合者又判矣入子卽從母適人者必書之者觀

其終恩不也鄭注釋判妻人子未是又案敖氏云報者以其服反服之之名謂出妻亏其子與此繼母皆報也盛氏云上文出母不云報者以出母亏其子骨肉至親不因報施而服故空其文如敖說報字總承兩節言如盛說報字專承繼母言以下為人後者為其父母亦言報例之敖說可通

吳家賓云父繼娶則子已長非其骨肉安有從其他適之理繼母之倂由繼父母改嫁易姓矣已雖從母欲但名之為母不可辱禮之愼名也從卽與繼父同居者兩無大功之親謂之同居以其無主後故為之主喪而杖

以周案吳說繼母卽所生母因繼父而易名從卽同居說甚支離錄之以備異說

石渠議云問父卒母嫁為之何服蕭大傅云當服期為父後則不服韋元成以為父沒則母無出義王者不為無義制禮若服期則是子貶母也故不制服宣帝詔曰婦人上不養舅姑不奉祭祀下不慈子是自絕也故聖人不為制服元成議是也以周案出母有服為未嫁也嫁則亦不服矣庾蔚之說嫁母與出母同制嫁而不服是子自絕于母庾氏未諳大義今從宣詔

鄭元云嫁母齊衰期譙周袁準說父卒母嫁非父所絕

適子雖主祭猶宜服期繼母嫁猶服期以親母可知故無經也劉智云雖為父後猶為嫁母齊衰既葬卒哭乃除踰月乃祭以周案鄭志云禮適子為父後為嫁母無服子思哭嫂為位必非適子其注檀弓子思之母死于衛云嫁母齊服期為子思非適子當服期也其意與石渠議蕭大傅說同譙袁諸說不分適庶皆為服期非特與經記違亦乖鄭意呂坤云出母而嫁兩相絕也出母不嫁為父守也夫死而嫁忘我父也繼母而嫁情又遠矣而皆杖期不無等乎制禮者宜等焉　欽定義疏云經著出母之服大抵

為反在父室而不嫁者言也經無嫁母杖期之文其服
者為己之從之巨則經原有等

記檀弓言伯魚之母死朞而又哭孔穎達說伯魚之母
出父在為出母亦十三月祥十五月禫張載云此是父
在為母之制當然疏以為出母者非以周案張子此說
極是孔疏汚聖大謬

記檀弓言孔氏兩世出妻有服不服或說禮出母杖期
故孔聖使伯魚服出母子思不使白也喪之殊為失禮
或說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孔聖使伯魚喪之卻是變
禮吳澄廼為孔聖子思兩通之云伯魚以父在故㝵為

出母服子思兄亦使子上續伯父主祖與曾祖之祭則不敢服私親姜宸英云子上誠為伯父後則子思不當云為伋妻為白母子上既不為伯父後安得不服其私親江永云子之先君子喪出母始指夫子之亏施氏而言非謂伯魚之亏幵官也叔梁公初娶施氏生九女無子此正所謂無子當出者家語後序謂叔梁公始出妻是也孔子雖有兄孟皮妾母所生則孔子實為父後在禮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聖人以義處禮父既不在施氏非有他故不幸無子而出實為可傷故從其隆而為之服設有他故被出則當從其污不為之服矣以周案

禮經出母有服謂出而未嫁者也出母而嫁是謂嫁母嫁母惟從者有服不從不爲之服也孔氏先代有爲出母服者出而不嫁者也故曰無所失道出而不嫁禮宜從厚所謂道隆從隆是也子上之母葢出而改嫁者故曰不爲伋也妻改嫁本可不服所謂道汚從汚是也其云伋則安能者自嘆其事有異于先君子也其云自子思始者明後世拘執子思之說而失之也先君子謂先代之有賢德者其德本亦子思故孔氏不從先君子而一守子思之說如江說先君子爲至聖則孔氏斷從至聖不從子思矣如舊說至聖後屢世出妻斷非事實檀弓

子思之母死于衞赴于子思母當從妻涉下庶氏之母

而誤此為出而改嫁之證

喪服斬衰章子嫁反在父之室為父三年鄭元云謂遭

喪後而出者始服齊衰期出而虞則受以三年之喪受

既虞而出則小祥亦如之既除喪而出則已敖繼公云

明其見出于父存之時也箸之者嫌與未嫁異沈彤云

此文兼存沒言敖是正解鄭義亦當備

孟子王子有其母死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趙歧云王

之庶夫人死迫于適夫人不得行其喪親之數以周案

緦麻章鄭注君卒庶子為母大功大夫卒庶子為母三

季士雖在庶子爲母皆如衆人王子父在厭于父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既葬除之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其傳請數月之喪孟子謂是欲終之而不得此之謂也其不得終者厭于父不厭于適母鄭注云諸侯之妾子厭于父爲母不得申是也趙注誤總麻章賈疏云小君在則練冠五服外小君沒其庶子得申與趙同誤

喪服不杖期章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傳曰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鄭元云然則女君亦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春秋之義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言

子尊不加于父母此傳似誤矣郝敬云傳未嘗謂女君可降父母也謂妾之父母若同凡人嫌妾自爲重服遣君自遂似乎不可曰今以國君之貴尙不厭妾此父母之喪所以爲重傳爻昇誤盛世佐云傳明君不厭妾之義與經合程瑤田云妾不昇體君兩條當以妾子比例不當以女君比例妾之爲其子猶妾子之爲其母妾子有體尊者之時而爲其母不昇遂之事其不與尊者爲一體爲其母昇遂今妾不體君亦爲其子昇遂是其例也又妾之爲其父母猶妾子之爲其外祖父母妾子有體尊者之時而爲其外祖父母不昇遂之事若妾子本

不與尊者為一體為其外祖父母降遂今妾不體君亦為其父母降遂是其例也以周案詳禮說 右父母服

齊衰三月章曾祖父母傳曰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鄭元云正言小功者服之數盡亏五則高祖宜緦麻曾祖宜小功也據祖期則曾祖大功高祖宜小功也高祖曾祖皆有小功之差則曾孫元孫為之服同也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王肅云服本以期為正父則倍之故再期祖亦加尊故服期曾祖恩輕加所不及正當小功故傳以小功言之小功者兄弟之服是據祖父為文也從祖祖父從祖父從

祖昆弟此三者其親皆從祖父而來也而已皆爲之小功袁準云此統遠祖之言也十代之祖在堂則不可以無服鄭于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非五代祖也蒯聵禱康叔自稱曾孫非四代之曾孫然則高遠也無名之祖希及之矣故不復分別而重言之也沈括云禮無高祖元孫服先儒謂服同曾祖曾孫故不言可推而知或曰經之所不言則不服皆不然也曾重也由祖而上皆曾祖也由孫而下皆曾孫也苟有相逮者則必爲服喪三月故雖成王之于后稷亦稱曾孫而祭禮祝文無遠近皆曰曾孫以周案曾孫以下皆稱曾孫高祖以上同

稱高祖經中言高祖者不一未有稱高祖爲曾祖者申沈說者謂古無高祖之稱曾祖之名統上世未是經不言高祖服者自曾祖以上皆齊衰三月鄭注曾孫元孫爲之服同是也或說高祖無服鄭注總麻章已破之矣開元禮曾祖父母齊衰五月高祖父母齊衰三月程易疇主高祖無服說夌曉樓詳駁之

不杖期章女子子爲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祖也馬融云出入服同故不言在室適人鄭元云經似在室傳似已嫁明雖有出道猶不降李如圭云章首已著祖父母今重出之爲已嫁者生文沈彤云察傳意經

女子子下當脫適人者三字葢伦傳時固有之馬鄭注時已脫以周案女子在室與男子同章首列祖父母本兼男女此復爲女子子別言之者與齊衰三月章首列曾祖父母下又言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同下章言嫁者未嫁者此不言者爲出入同服故舉則並舉省則並省也傳言不敢降其祖與下章亦同沈氏據傳言降遂謂經有適人者三字未是今從馬說凡女子子于正統之親禮不代降一等其爲父母期者屈于不貳斬也

齊衰三月章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傳云嫁

者其嫁于大夫者也未嫁者其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不敢降其祖也馬融云成人謂十五以上許嫁未行者也以祖名曾明婦人雖為天王后不降其祖宗也鄭元云成人謂年二十巳笄醴者也賈公彥云女子子有未嫁逆降之理故因巳嫁并言未嫁成人謂年二十巳笄醴者若十五許嫁亦笄為成人亦得降與出嫁同敖繼公云此不降之服似不必言未嫁者經蓋顧大功章立文耳傳意謂嫁于大夫者雖尊猶不敢降其祖然則與士妻異者乎又言成人而未嫁者與不敢降之意不相涉似失其旨沈彤云凡女行于大夫曰嫁

未嫁者葢許字于大夫者也逆降旁親惟字于大夫者則然若適人者固無逆降之理嫁于大夫字于大夫皆賢也雖賢不敢降其祖祖至尊也未嘗不與上下意相通以周案傳成人而未嫁發在室有逆降之例曾說女子成人有出道即未適人亦逆降或者議之沈氏因謂適人者不逆降惟字于大夫則然敖氏疑經駁傳尤不足據經以女子有出降未出逆降之例故嫁者未嫁者竝舉傳言嫁于大夫正見不獨適士爲然也成人而未嫁者逆降旁親而不敢降其祖其意自順焉說年十五以上爲成人據内則十有五年而笄小記婦人笄而不

為殤之文鄭意喪服十九以下爲長殤二十乃爲成人賈疏兩通之甚是殤不爲殤以筓爲斷而筓有先後二十正筓十五許嫁亦筓

馬融鄭元說曾祖父母正服小功妻從服緦不報盛世佐云妻亦宜齊衰三月　右祖父母曾祖父母服

杜預段暢說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服齊斬既葬卒哭除服諒闇以居心喪不與士庶同禮以周案觀孟子載滕文事知當時諸侯不能行三年喪曾號秉禮亦已然矣段暢與范宣難甚詳其所據皆爲周之末失而誤定爲經通之禮考之晉平公既葬諸侯之大夫欲朝見新

君叔向云以嘉服見則兇禮未畢以兇服見是重受弔
又周穆后既葬以兇賓宴叔向云非禮也三年之兇雖
賓遂服又魯莊公築王姬之館于外時距桓公之薨已
十四月猶著衰麻穀梁傳云築于外變之正也衰麻非
所以接弁冕也據斯以言則春秋時諸侯亦不盡既葬
除服矣范宣云能究變正之義始可與談春秋諒哉
兇服斬衰三年章父君傳曰至尊也記中庸云三年之
喪達乎天子以周案逆典引蔵德變除云臣爲君不笄
纚不徒跣餘與子爲父同君之于先君一如子自漢文
景于葬後三易服三十六日而除至魏武始令葬畢便

除無三十六日之服後又直以三十六日爲除服之期而不論葬與否唐明皇又降三十六日爲二十七日喪期漸減去古愈遠

斬衰章君傳曰君至尊也馬融云君一國所尊也鄭元云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賈公彥云士無臣雖有地不得君稱敖繼公說士有臣亦曰君以周案下經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傳曰君謂有地者也鄭據彼傳爲文不舉士者士之有地絕少非公子及卿大夫宗子之爲士者不能有地有地亦得僭君若無地者即有臣亏士士不得純臣而君之大夫亦然故孔子自

謂無臣不敢君門人原忠輩賈敖二說竝違君謂有地之文

斬衰章公士大夫之眾臣爲其君布帶繩屨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眾臣也君謂有地者也鄭元云公士卿士也公卿大夫厭于天子諸侯故降其眾臣布帶繩屨貴臣得申不奪其正室老家相士邑宰也敖繼公云士凡士之爲家臣者皆是經惟言公卿大夫傳以有地者釋之則無地者其服不如是乎似失于固矣郝敬云公士諸侯之士公卿諸侯之卿公卿句大夫室老士句皆爲貴臣以周案傳文公卿大夫卽經之公士

大夫士謂卿士鄭注據傳立訓亏義自順玉藻篇云上大夫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擯者曰寡大夫公士句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如彼文公士即卿士故尋俾君老玉藻又言大夫有所往必以公士為正賓則公士在大夫之上舊說必與公士為賓賓讀為擯誤與經之公士大夫立文正合如郝說公士在大夫下固失經義且謂諸侯之卿為貴臣豈大夫即非貴臣可降服乎近之說禮家竝從郝氏亦未之審矣敖說之謬夌曉樓闢之云傳必以為有地者以貴臣之中有士也有采地者有邑宰復有家相無地者直有家相而已今既有士則其為有地之君

可知矣士不得以凡士之爲家臣目之者以其賢于衆臣也賢于衆臣故鄭以士爲邑宰也必邑宰而後可以爲賢臣而不同于衆臣

記服問君爲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爲君鄭元云外宗君外親之婦也其夫與諸侯爲兄弟服斬妻從服期諸侯爲天子服斬夫人亦從服期王肅云外宗外女之嫁于卿大夫者也爲君服期以周案外宗之女于君有本服者並服斬其無服者則從夫之服服期服問言夫人如外宗之爲君襍記言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義本一貫王氏以外宗爲外女即襍記鄭注所謂姑姊妹之

女舅之女而鄭此注與彼异者謂彼外女與君有本服宜斬故亏此別以外親婦之無服者以明從服之期竊玩本文不徑曰為天子朞而曲言之曰如外宗之為君是兼有服無服言之明其服有齊斬之別也周禮內宗外宗是女之嫁亏卿大夫者亦兼有服無服言王說固悖亏禮鄭說亦偏亏義熊安生謂外宗有三內宗有二說尤舛謬

記襍記外宗為君夫人猶內宗也鄭元云皆謂嫁亏國中者也為君服斬夫人齊衰不敢以其私服服至尊也外宗謂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及從母皆是也內宗五屬

之女也其無服而嫁于諸臣者從爲夫之君嫁于庶人從爲國君以周案鄭注內外宗有親服服斬無親服嫁從夫服或從國君服其義本明黃勉齋續通解采用此注而增內宗五屬之女嫁于庶人從爲國君一條徐健庵讀禮通攷沿其說殊違經義注云五屬之女是于君有本親服者嫁于庶人亦爲君斬何㝵從爲國君其云從爲國君者以五屬外之無親服言也

譙周賀循說內宗外宗之親在己國則㝵爲君服斬夫人齊衰若在他國則不㝵也熊安生說雖嫁在他國皆爲本國諸侯服斬以周案鄭襍記注內外宗嫁于國中

爲君服斬能說與鄭不合

賈公彥云婦人不貳斬襍記云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是婦人爲夫并爲君得二斬者此其常事彼爲君不可以輕服服君非常之事不得決此也李如圭云男子爲君爲長子猶有斬服婦人則惟于所天服斬故傳再連言婦人不貳斬以別之鄭氏謂內宗外宗爲君服斬非也服問曰君爲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爲君也夫人爲天子期則外宗爲君亦期矣襍記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是內宗外宗之服不異也所謂與諸侯爲兄弟服斬者自爲男子生文婦人不貳斬何義而以斬服服

君乎爲夫之君自應服期其异者内宗外宗并服夫人猶之仕焉而巳者并服小君目以周桊凡女行亏大夫以上曰嫁行亏士庶人曰適人不杖期章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據士庶立文以該大夫傳連言婦人不貳斬專指父言初不關君與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傳言男子不貳斬同亦止據士庶之女以該大夫而君之内外宗其義自别如謂内外宗一從爲夫之君則與國人无异既屬可疑且或内外宗在家未嫁又將何服如以私服服至尊則與不以戚戚君之義戾如依與君有服皆斬之例則爲父爲君亦貳斬矣以彼決此疑竇滋谥須

知器服傳所言原不爲君之內外宗者發不必泥也

大功章傳云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始封之孫盡臣諸父昆弟舊說所不臣者以其親服服之荀顗說大夫猶降其親則諸侯所不臣者亦絕不服虞喜說大夫亦當從諸侯之例賈公彥云亦既不臣當服本服其不臣者爲君當服斬以其與諸侯爲兄弟者雖在外國猶爲君斬不敢以輕服服至尊則此亦可知焮世佐說不臣者以本服服之所不臣者爲此始封之君若子服亦如之疏云服斬非臣之則臣服斬而君絕服矣林喬蔭云虞說非諸侯無降服臣

則絕之大夫不絕服止降一等使必俟三代為大夫而
後皆降則禮亐凡降服之文當言世大夫不㝵止言大
夫以周案記言與諸侯為兄弟者服斬亦據不臣者言
賈氏以彼例此亐義為長

記檀弓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鄭元云謂君所命雖有
官職不達亐君則不服斬孔穎達云達官國之卿大夫
士被君命者也遭君喪則服衰杖若府史之屬不達亐
君不服斬衰但服齊衰三月目朱熹云達官謂㝵自通
章奏亐君者皆杖如大常卿杖大常少卿則不杖若大
常卿闕則少卿代之杖徐乾學云當以朱子為正如注

疏是諸達官杖非達官之長杖矣以周案官謂官職可自達其職之長如卿大夫士之受命于君者也鄭注四制云七日授士杖謂為君喪又注服問云士為國君斬則後世太常卿太常少卿俱當為君服斬衰不杖者

記襍記篇大夫次于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而喪大記篇則云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鄭元說練而歸之士謂邑宰也練而猶處公館朝廷之士也喪大記公之喪謂公士大夫有地者也其大夫士歸者謂菜在君所食都邑之臣以周案三代异制儒者各據所聞不必傅會鄭說朝廷之士亦次公館終喪是也應鏞說非

何休云未踰年之君禮臣下無服示一年不二君也徐
彥云畧服不杖章內有為君之長子臣下猶服之況為
嗣君而言無服者以為長子之時臣下從君而服其為
嗣君則無從服之義是以知其無服也且未踰年之君
臣下皆為冉君服斬當㝵更為之服乎若還服期卽是
廢重服輕若為斬衰三年卽違一年不二君之義以周
案未踰年之君無子而死當如何徐所云若有子而死
死而子嗣者雖值諸臣為冉君服斬之時亦當有兼服
變除之節故公羊傳曰未踰年之君有子則廟廟則書
葬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立廟書葬斷無不服之理

未可泥亏一秊不二君之例而槪云無服
白虎通義云庶人爲君服齊衰三月天子七月而葬諸
矦五月而葬則民始哭素服先葬三月成齊衰期月以
成禮葬君也鄭[元]云諸矦五月而葬而服齊衰三月者
三月而藏其服至葬又更服之既葬而除之蔡德晉云
天子諸矦未葬恐不應釋服沈彤云小記爲兄弟既除
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此爲緩葬而服除者言則服
除亏葬之先者亦可例推又孔叢子子思曰期大功之
喪既除乃葬則服其所除之服以葬既葬而除之鄭注
葢本此兩條以周案沈申鄭義甚覈白虎通語不明

鄭元云寄公為所寓為所寄之國君服郝敬云此衰世之禮以周案郝說非晉書禮志云新禮以今無寄公之事除之摯虞以為周禮作于周刑厝之時而著荒政十二禮備制待物不以時衰而除盛典世隆而闕衰教也摯說是

鄭元云庶人為國君不言民而言庶人庶人或有在官者敖繼公云非在官與在官當家者不服褚寅亮云注意民之中卽有在官庶人亦止同民三月不服斬也故言或以包之敖氏誤會注意又謂非當家者不服尤謬以周案褚說是傳屢言與民同則齊衰三月明為民之

本服

舊說不杖期章爲夫之君上下通制矣家賓云此士之妻從服大夫君也命婦服君當斬衰如外臣惟大夫臣士不敢幷臣其家然後有從服夫之君者喪服之文皆以士爲正以周案此夫之君卽斬衰章之君鄭注斬衰章之君爲天子諸侯卿大夫之有地者此夫之君爲天子諸侯卿大夫甚明矣說非

喪服不杖期章爲君之父母祖父母傳云從服也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鄭元云此爲君矣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之君也若是繼體則其父若祖有廢疾不

立者父卒者父爲君之孫宜嗣位而早卒今君受國于曾祖賈公彥云趙商問己爲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而爲其祖服欲言三年則父在欲言期復無主斬杖之宜未知所定答曰天子諸侯之喪皆斬衰無期彼志與此注相兼乃具朱熹云儀禮注疏說已分明天子無期喪凡有服者必斬三年以周案傳曰爲祖後者服斬爲經祖父母發也君服斬故臣從服期也注曰今君受國于曾祖爲經不杖期發也君之爲祖後者服斬臣從服期者以今君受國于曾祖其祖未嘗立也若受國于其祖則今君之臣卽祖之臣也臣爲其君自

斬矣庾蔚之申鄭志云祖爲國君五屬皆斬孫無獨期之義朱子亐宋孝宗之喪舉鄭志此條亦淺服鄭君詳宋禮志及建炎以來朝野襍志然朱子謂天子之喪有服必斬據宋事祖若父爲天子者言與鄭志尙合後人并謂君亐祖喪不論父卒與否又不論父立與否皆服以斬非特非鄭君意并失朱子意矣近徐氏通考胡氏正義皆從劉績說祖父雖曾爲君旣老而傳嗣君從服期不斬與鄭朱之語竝違初不謂然然孟子嘗引書百姓喪堯三載以爲舜攝之證又言舜旣爲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秊喪是二天子以明臣無貳斬之

義堯一日在舜一日攝不忍割先帝之餘歲以為已年孝敬之至也舜典曰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亦以二十八載并喪三年為徵庸之年非即位之年與孟子舜攝之語合惟舜是攝故喪畢復有避堯之子之事後世上皇傳位于太子太子于明年即改元行即位禮是則學者習聞其事遂誤讀尚書三十在位為句矣

太子攝位稱監國臣得為冄君斬為位固冄君之位也及其既即位改元則臣為今君之臣矣今君得為冄君斬臣當從服期上以避二主之嫌下以明不貳斬之義鄭志天子諸侯之喪皆斬衰無期據見為君而嫡者言即斬衰章君是也此則今君為其子若孫其父祖乃嘗君也君為祖斬自當依傳父卒為斷臣從服期不必拘注不立之說矣經曰為君之父母祖父母是其子明為

君者矣子既為君則臣之為君之父母祖父母自應齊
衰不杖期不必如鄭有廢疾不立之說傳曰父卒然後
為祖後者服斬明是此君承重亏祖父要不應從鄭受
國曾祖之言
記公之庶昆弟為母大功公子之妻從輕而重為其皇
姑期而不見其臣為之服崔光議據喪服厭降之例並
無從厭之文臣下宜服期亦從輕而重封偉伯議君服
斬然後期君服大功安得亦期也從服降一等未有君
輕而臣服重者宜齊衰五月以周案禮君之母非夫人
則羣臣無服是君厭服緦臣降無服亦不從輕而重以

此推之封議爲長
喪服齊衰三月章爲舊君有三節其一爲舊君君之母妻傳曰仕焉而已者也鄭元云謂老若廢疾而致仕者爲小君服者恩深于民虞喜云廢疾沈淪固同人伍齊衰三月可也老而致仕臣禮既全恩紀靡替自應三年仕焉而已者謂既仕而去義同人伍旦以周案下經曰在外則此爲身在本國者可知下經並曰大夫傳意謂君猶未絶則此爲仕焉而君絶者亦可知曾食其祿居其國援國人之例齊衰三月不敢同見爲臣之服斬又爲小君服不敢竟同于國人　其一大夫在外其妻長

子為舊國君傳曰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石渠議云戴聖曰大夫在外者三諫不從而去君不絕其祿位使其適子奉其宗廟故以長子為文蕭太傅曰長子者先祖之遺體也大夫在外不得親祭故以重者為文鄭元云此在外待放已去者妻雖從夫而出古者大夫不外娶婦人歸宗往來猶民也長子去可以無服鄭所云案禮妻為期而長子三年今夫雖在外妻尚未去恐或者嫌猶宜期故言與民同則出國無服可知也所以別言之者明夫既去位妻便同乎民爾敖繼公云云舊國君明妻子亦在外也傳似失之以周案大夫身違宗

國故曰在外此主大夫之妻長子言大夫服見下章非大夫在外不自服也賈疏謂大夫在外其身不服非也經云大夫在外則其妻長子在國可知其云舊國君者主大夫在外立文非據其妻子言敖氏不信傳文遂謂妻子皆在外誤鄭注妻雖從夫而出云云是據其從出且有服以明其未去故曰雖一以見經妻長子主未去言一以見傳補經意亏妻言與民同是可兼論去不去亏長子言未去則去不與民同服闡發經傳最為精審非若敖氏鹵莽滅裂也經舉長子者謂君不之絕因使長子埽其宗廟而主其祀下傳言君埽其宗廟則大夫

既仕于他國而長子亦去矣舉長子者以主祀宗廟也

載贊君之說是不然庶人居其國尙爲國君服豈獨大

夫之長子乎倘庶子遂無服乎白虎通義云臣待放于

郊者冀君覺悟能用之所以言放者臣爲君諱若言有

辠放之也君不絕其祿者示不欲其去也以其祿三分

之二與之二一留與其妻長子使得祭其宗廟賜之環則

反賜之玦則去此其義也　其一大夫爲宗子舊君傳

曰大夫去君埽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

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鄭元云大

夫待放未去者以道去君謂三諫不從待放于郊敖繼

公云云君埽其宗廟見猶望其復反之意所謂猶未絕者此也然則已絕者其不為此服乎亦似與經意异矣以周案此卽大夫身違宗國者主大夫自服言經文大夫為宗子舊君連讀傳文可據大夫以道去君而君不絕其采祿以代祭其宗廟故雖已仕他國亦為反服或說已仕不服非傳云大夫去注言未去與傳違胡氏疏云大夫去與未去皆為齊衰三月鄭特舉其一端曰

總衰章諸侯之大夫為天子傳曰以時接見乎天子鄧戬賈公彥說諸侯之大夫不接見天子則不服射慈說諸侯之大夫有出朝聘之事會見天子故言時會雖未

曾見猶服此服士以下不服方苞說士從君朝覲遭大喪無獨吉服之理胡培翬云士在王朝遭喪亦當如戴德所云服白布深衣素冠而登遂吉服乎

石渠論云戴聖云諸侯之大夫為天子當總衰既葬除之大夫之臣無接見之義不當為國君也聞人通漢曰大夫之臣陪臣也未聞其為國君也又問庶人尚有服大夫臣食祿反無服何也通漢對曰記云仕于家者出鄉不與士齒是庶人在官也當從庶人為國君三月服制曰從庶人服是也　右君服

受業金壇林之祺
受業鎮海梅鼎恩　仝校

喪服通故二　禮書通故弟九

定海黄以周述

喪服傳有傳重持重受重之語創後世承重之稱所由始杜琬說孫攝一家之重居諸父之右祖無重可傳而孫以重自居亏義爲乖王斂說所重在先祖之體益非嗇土財計之謂不貴正體而必云嗇土忽其敬宗而重其財計此非義矣經有爲君之祖服期是爲臣從君服從服例降一等此則君爲祖三季矣旣爲君而有父祖之喪謂父祖竝有廢疾不㝵受國而己受位亏曾祖者也祖不受國無嗇土可傳而猶三季斯益正統貴體之

義不必以歠士傳己也以周案傳云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貳宗者何大宗小宗是也士未起爲大夫不畧有大宗之名而五世內迭相爲宗隸其子弟固有小宗之實所謂承重者承此五世宗適之重也喪服父爲長子傳曰正體亏上又乃將所傳重也舊說以此長子爲五世之適鄭注據小記不繼祖與禰以爲長子不必五世則繼祖與禰之小宗亦有正體傳重之義矣是以制服父爲長子三年爲衆子期祖爲適孫期爲衆孫九月長子爲父後以杖卽位與衆子不同適孫爲祖後加服三年亦與衆孫有別皆爲其正體又以傳重也凡爲後

者正體與傳重並重其有正體而不傳重者如適子有廢疾是有傳重而非正體者如庶子爲後庶孫爲後是皆不㝵加服三年惟正體又將傳重乃爲加服此爲上下通制夌次仲力主杜說必有宗廟土地爵位人民而後謂之重五世則遷之小宗已爲無重可傳如其說古立小宗然亦爲過舉矣

鄭元說曾子問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蓋謂庶子王爲其母無服服問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惟近臣及僕驂乘從服惟君所服服也妾先君所不服言惟君所服申君也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者時君小君在則

謚不可皇侃說小君沒則尊申其為父後者之緦服若小君猶在則其母厭屈故練冠賈公彥說曾子問所云據小君在則練冠五服外服問所云據小君沒後其庶子為尊申故鄭云申君是以引春秋之義母以子貴若然天子諸侯禮同與大夫士禮有異也孔穎達說喪服庶子為後為其母緦是周法曾子問言古者天子是據今而道寿代以周案緦麻章庶子為後為其母義通大夫以上非庶子王為母無服或說大夫以上無緦似庶子王不為其母服不知古所謂絕服者絕其旁親之服亘說詳下如庶子王不為其母服曾覩亦亏宮中之不若無是禮也母不厭子庶子練冠五服外厭亏先君非厭亏小君鄭云申

君亦謂申總非申三年也君服其母緦故羣臣降一等無服三月葬虞之後君有事則除服燕居則練冠以終三年可也若直喪之如小君是周之末失也時君行是禮孔子亦從其實而書之說者遂以爲春秋之義鄭志荅趙商云春秋經其事箸明但如事書之學者當按禮以正鄭注是皇賈孔說皆非

異義云左氏說妾子爲君當尊其母有三年之喪而出朝會非禮也謹案禮妾母無服賢妾子不立而他妾子立者也不敢以卑廢事尊者禮也賢妾子爲君義如左氏鄭元駁云喪服緦麻庶子爲後爲其母此義自天子

下至庶人同不㝵三年魯宣公所以㝵尊其妾母敬嬴
為夫人者以夫人姜氏大歸齊不返故也因是言妾子
立母卒㝵為之三年于禮為通乎以周案左氏家說庶
子為君者母以子貴義同夫人穀梁家說庶子為君為
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不㝵致之太廟服以小君鄭
同穀梁于禮為合
賀循說庶子為父後為其母緦庶子之妻自如常禮尊
所不降自天子達于大夫孔瑚說庶子之妻不㝵如禮
服其私親以身為宗主奉脩祭祀故也凡婦服夫黨皆
降一等唯公子厭至尊故其妻從輕而服重晝禮于皇

姑此不得以公子爲側庾喜說庶子厭于承重其婦當依公子之妻禁母遂說公子不繼祖禰故妻得申皇姑夫人致齊而會于太廟不宜踰至尊亦當服緦麻以周案服期則已重無服則又輕禁母說從夫服是曾子問注庶子王爲其母無服其妻亦當從夫孔說庶子妻無服從此

劉寶說經無孫爲祖三年之文小記云爲祖母三年謂自無後養人子以爲孫者爾喪服傳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斬謂父亾乃下爲長子斬非孫上爲祖斬也王儉駁之云小記祖父卒然後爲祖母後者三年此謂孫爲祖

後也言爲祖母三年祖父三年可知也如劉意小記當云父卒然後爲長子三年且養人子爲己孫與己自有孫豈異哉以周案王儉說是鄭注小記云祖在則其服如父在爲母也今律適孫祖在爲祖母服斬自乾隆間吏部議睢州知州某始也

劉表說父亾在祖後則不得爲祖母三年以婦人之服不可踰夫孫爲祖服期父亾之後爲祖母不得踰祖也

劉智說適孫服祖三年誠以父卒則己不敢不以子道盡孝于祖也父卒則祖母當爲己服期己不得不爲祖母三年成粲說此則己受重于父不受重于祖不得爲

祖母三年禮舅沒則姑老爲傳家事于長婦也吳商說婦不踰夫經傳無據適行庶服義又不通齊衰章臣爲君之父母祖父母期臣從服期則君三年也此君受國于曾祖不受國于祖猶爲服三年則凡爲後者皆三年何必受重然後三年也粲說謬矣

賀循云父亡未殯而祖父亡服祖以期既殯而祖父亡三年以未殯父尸尚在人子之義未可以代重也虞喜云如此則祖無傳重假使祖爲國君已爲適孫祖沒己嗣此受封于祖羣臣服祖三年而己服一期齊衰送葬斬杖無主雖云尸在未忍如大父何庾蔚之云賀循所

記謂大夫士以周朞不忍父必忍祖旣忍祖矣父必不安賀循所言卽指大夫士亦非

杜佑云庾蔚之謂適孫亡無爲後者今祖有衆孫不可傳重無主次子之子居然爲傳重范宣議是也適孫已服祖三年未竟而亡此重議已立正是不尋卒其服爾猶父爲適居喪而亡孫不傳重也次孫攝祭如徐邈所答（徐云一孫攝主本服如故若朞旣除當以素服臨祭依心喪以終三年）何承天司馬操並云接服三年未見其據以周朞此當以祖葬不葬爲斷祖未葬而適孫亡又無適曾孫則次孫接服承重宜如何司馬所說或疑服定亏初喪之日旣已服期今不

當接服斬而要為重制然據經子嫁反在父之室三季
鄭注謂遭喪而出者始服齊衰期出而虞則以三季之
喪受是服可再制明矣若祖已克葬則次孫攝祭當如
徐庾之說
譙周云禮庶子不為長子三季不繼祖與禰也謂庶子
身不繼禰故其長子為不繼祖合而言之也劉智說祖
禰兩舉之者明父之重長子以其當為禰後也父以己
當繼祖故重其服則孫為祖後者不㝷輕也則為庶祖
後者亦三季杜琬說庶祖無適可傳則非正體乎上傳
重之義既無大夫士之位無適統之重而孫以重自居

亏義爲乖凡祖是庶而父爲長並服齊衰庾蔚之說祖庶父適己繼父統而不謂之繼祖則祖當誰祭之所謂繼是承其後爲之祭故云傳重而服之斬以周案當從譙說參見宗法門

記小記爲慈母後者爲庶母可也爲祖庶母可也王仲邱云祖庶母不祔亏皇姑己受重亏祖當爲祭主不㝵申其三秊若受重亏父代而養爲後可也以周案義詳疏衰三秊章慈母如母傳凡爲慈母者皆主妾子言適子受祖父之重不㝵後慈母惟爲慈母後者己可以爲庶母後子亦可以爲祖庶母後此雖無傳重之名而㝵

同為後之服記意如此觸類言之庶子之適可為生祖
母持重服記曰祖父卒而後為祖母後者三年義兼適
庶宋王洙議誤

賀循云其夫為祖曾祖高祖後者妻從服如舅姑孔瑚
云假使元孫為後元孫之婦從服期曾孫之婦尚存纔
緦麻近輕遠重情實有疑庾喜云有適子者無適孫孫
婦亦如之又若為宗子母服則不服宗子婦以此推元
孫為後若其母尚存元孫之婦猶為庶不得傳重傳重
之服理直在姑矣庾蔚之云舅沒則姑老是授祭事于
子婦至于祖服自以姑為適所謂有適婦無適孫婦也

萬斯大云如庾言是一孫婦之身主祭則爲適服祖則爲庶義無一定且未聞夫爲適孫而妻不得爲適孫婦者也故父亦毋爲內主者惟子幼未娶者自已娶未有不主重者也主重未有不從服者也縱姑總婦期止得其常以周案此當以庾之說爲正喪服有適子者無適孫孫婦亦如之注云適婦在亦爲庶孫之婦明適不可有二也參見下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不杖期章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雷次宗云據無所厭降則期爲輕言報者明子于彼則名判于此故推之于無尊遠之以報服女子雖受族于人猶存父子之名故

尊加尊而降之以周案凡服之不報者以尊降也爲人後者之父母報不敢以尊自居故雷氏云推之于無尊遠之以報服謂如世叔父母之于昆弟之子以旁尊不足加尊而報之也雷氏復以爲女子適人者猶存父子之名尊以尊降其意爲人後者于其所生無父子之名也經曰爲其父母者欲著其服不尊不繫之其父母也歐陽永叔等謂爲人後者于所生不易父母之名以此經爲依據時臣俱不以爲然惜未有據雷氏此義以折之者然以經例言之曰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曰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皆不易其父母之名何爲于此

獨絕古人世叔父兮其昆弟之子尙有父子之稱何爲兮此獨斬且降者推而遠之也報者引而近之也女子適異姓其疏者也男子後大宗其親者也遠而疏者不易父子之名其近而親者獨斬而絕之豈禮意哉程子朱子以爲同堂其坐兩父莫別竊謂天子之家君冇名父固未嘗有兩父之嫌士大夫家之俗稱曰爹曰爸亦有可別者矣至臨文之稱當別之以官爵諡號段懋堂以爲謂之本生父本生考可也此說卻未可據稱所生曰本是二本矣

禮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一等而爲其祖父母無見文

王彪之崔凱等議女子子適人有歸宗之義故上不降祖下不降昆弟之爲父後者今出後大宗大宗尊之統收族者也故族人尊之百代不遷其父母報之期所謂尊祖故敬宗也又曰持重于大宗者降其小宗降其小宗還當爲祖父母大功目雖在五服之外皆降本親一等程瑶田夏炘說女子子出適不降其祖爲人後者亦當不降其本生祖爲其祖父母服期爲曾祖父以上服齊衰三月始協以周案爲所生祖父母期何以別所後之祖乎程夏之說不可從　又爲人後者之子爲所生祖父母亦無見文孔正暘等說爲人後者服所後之親

若子爲其本親降一等不言代降一等者以爲至其子以義斷不復還本親服故也賀循說爲出母齊衰而杖其子又不從服今出後者亏父母乃爲不杖期恐其子亦不辱反重也劉智說爲人後服本親不傷亏爲後者若子則其孫亦然矣本親有自然之恩降一等足以明所後者爲重無緣辱絕之矣徐乾學云父所後者爲疏屬孫竟無服以祖孫之至戚而等之路人毋乃非人情乎以周案女子之適異姓者其子尚爲外祖父母服而男子之後同宗者其子乃可不爲所生祖父母服乎以此推之崔凱劉智說是賀氏擬以出母服不倫

喪服小功章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馬融云不言姑者明降一體不降姑也鄭元云不言姑者舉其親者而恩輕者降可知敖繼公云經于爲人後者惟見其父母昆弟姊妹之服餘皆不見是于本服降一等者止此親爾以其與己爲一體也自此之外正親旁親皆以所後者之親疏爲服不在此數矣以周案馬說失之厚敖說失之薄鄭注爲長經惟見父母昆弟姊妹之服餘皆不見下記云爲人後者于兄弟降一等正補言所不見者于兄弟服降一等是降不止一體矣賈疏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云本宗餘親皆降一等是也段懋堂胡竹村

竝申敖說不可信傳記兩言若子竝謂亐所後之親若子未嘗謂亐所生之親亦以所後之子服之也褚措升云如敖說本生正親皆以所後者之親疏爲服假使爲疏屬之後則祖父母以上俱無服矣安乎否乎此說是已

晉服記爲人後者亐兄弟降一等報段玉裁云兄弟二字當作其昆弟胡培翬云兄弟卽昆弟亐兄弟降一等卽經所謂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大功爲其姊妹適人者小功是也不曰昆弟而曰兄弟葢兼姊妹言之然降一等之服已見亐經而記復言之者爲報言也以周案記

爲後言兄弟服凡八見或賅族親言或專指小功以下言未有以之言昆弟者昆弟爲同父兄弟之定名兄弟爲旁親喪服之通名段胡二人信敖氏之邪說以爲爲人後者于其所生降一等服祗及父母昆弟姊妹餘皆以所後之親疏爲服于此兄弟例不合遂改經強說以從邪見謬矣

喪服記于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賈公彥云此等之服已見斬衰章敖繼公云之子二字當爲衍文所後者之兄弟皆如所後者親子之爲戴震說通典載賀循說引伦于所爲後者之子兄弟若子其所見記文未誤所

爲後之子者其女子子也程瑤田云所爲後之子設言所後者之眞子也眞子之兄弟小功以下之親今爲之服如眞子以周案斬衰章爲人後者傳補言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亏外親兼言昆弟昆弟之子亏本親祇舉祖父母妻故記補言所後之兄弟之子兄弟之子卽所後旁親期功兄弟之子也所後者兼昆弟容有兄弟之子諸說皆非顧亭林合上節報字爲義大謬不錄其說

賀循云小記夫爲人後者其妻爲舅姑大功此謂子出時已昏若至所爲後家方昏不服本舅姑熊安生孔穎

逵說夫爲本生父母期故其妻降一等服大功不論識
肯舅姑與否以周案熊孔賀當巳亏夫所生父母仍
伊舅姑者猶喪服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也記言此者
嫌其妻或據所後者之親疏以服舅姑也凡爲人後者
其妻若子服其所生皆同此例後人有以所後者之親
疏爲服謬 右爲所後及其私親服
齊衰不杖期章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何以亦期也婦人
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馬融云歸宗者歸
父母之宗昆弟之爲父後者曰小宗王肅云嫌所宗者
唯大宗故曰小宗明各自宗其爲父後者也敖繼公云

其亐為父後者特重以其為宗子也以私親言之故曰小宗其昆弟雖繼別猶謂之小所以別亐夫家之宗也以周案齊衰三月章丈夫婦人為宗子是為大宗服也齊衰不杖期章為昆弟之為父後者是為小宗服也大宗與小宗別齊衰三月與期別敖氏混而合之固非以繼別之宗為小乃以大宗歸之夫家叚屬無稽鄭注小宗有四丈夫婦人之為小宗各如其親之服此為經外

補義

齊衰三月章丈夫婦人為宗子宗子之母妻馬融云謂一族男女皆為宗子母與妻鄭元云婦人女子子在室

及嫁歸宗者也王肅云此謂族人無復五屬者反為其宗子服也敖繼公云婦人謂絕屬之女子子在室者及宗婦也若在嫂叔之列者則不服之以周築婦人指本宗女子不兼宗婦古義皆同為婦人宗父不宗夫也敖氏之誤程易疇駁之詳矣王云此無復五屬者申其說者以為五屬外齊衰三月其五屬內有期服者服齊衰期有功服者亦齊衰三月乃受以功衰以足其本服月數而止下記鄭注已詳之但本章明言無受安得有卒哭而受之事傳亦明言齊衰三月不聞有九月五月之服背經立義姝有未安林氏求義因謂經止言宗子未

嘗別其屬之親疏則是凡為宗子不論其絕屬與否皆
為之齊衰三月惟為宗子之殤始有親疏之異記宗子
孤為殤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親則月筭如邦人此專
就殤服言之與成人服無涉以周謂記為殤大功衰小
功衰舉疏遠立文此曰丈夫婦人為宗子亦遠之之詞
鄭注大功章婦人子云因出見恩疏馬注小功章丈夫
婦人云明疏遠故以遠詞言之可互證也王云此謂族
人無服五屬者其義自正如林氏說豈齊衰期親亦可
降而三月乎親如邦人自為宗子通例但非先服齊衰
三月再受本服如鄭所說亘林氏矯之過矣

鄭元云女君有以尊降其兄弟者父卒昆弟之爲父後者宗子句亦不敢降射慈譙周賀循說大宗子亦不降李如圭云如鄭義則繼禰之宗子嫁者不敢以尊降若大宗子案齊衰三月婦人爲宗子鄭謂女子在室及嫁歸宗者則出嫁者不服以周案李氏申鄭是

傳曰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賈公彥云宗子父已卒宗子主其祭今宗子母在年未七十母自與祭母亦宗人爲之服宗子母七十以上則宗子妻得與祭宗人乃爲宗子妻服也顧炎武云祭統云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是以舅沒而姑老明其不與祭矣雖老固嘗

為主祭之人而禮無二敬故為宗子之母服則不為妻服以周案鄭注特牲禮云主婦主人之妻雖姑在猶使之主祭祀內則曰舅沒則姑老冢婦所祭祀必請于姑據鄭彼注亦姑老不限七十舅沒卽授祭于子婦矣但冢婦卽得主祭祀而必請諸姑則仍以姑為主故宗人猶服其母服其母則不服其妻者無二尊也賈疏以與祭不與祭定服不服殊謬

馬融云五屬孫雖為大夫不敢降宗子故服齊衰三月尊祖故不降也李如圭云大夫不奪宗故也曾子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小宗且

然大宗可知以周棨經大夫為宗子謂大宗也李說是

為宗子齊衰三月兼絕屬言馬說專指五屬未是右宗子

大功章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

鄭元云舊讀合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

嫁者言大夫之妾為此三人之服也傳曰嫁者其嫁于

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妾為

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下言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

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鄭元云此不辭卽實為妾遂自

服其私親當言其以見之齊衰三月章曰女子子嫁者

未嫁者為曾祖父母經與此同足以見之矣傳所云何

以大功也妾為君之黨服㝵與女君同文爛在下爾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道降旁親及將出者明當及時也賈公彥云下言二字及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九字總十一字既非子夏自箸又非舊讀自安必是鄭君置之鄭君欲分別舊讀者如此意趣然後以注破之秦蕙田云傳文下言為世父母廿一字當是注文而傳寫者誤大書以連丂傳爾阮元云此二十一字乃鄭所引舊讀之文與下此不辭相連皆為注文而上節鄭注舊讀以下三十二字當次丂傳文女君同之下一氣相連文義顯然鄭引此舊讀而破之曰此不辭欲顛倒傳文也自寫

者誤分注爲兩截竄舊讀三十二字于傳曰之䈂而又誤鄭注下言二十一字爲傳文遂爲學者大惑向使此二十一字爲傳則舊讀甚是鄭若破之是破傳非破舊讀矣鄭不言傳誤而但言舊讀誤是傳必不與舊讀合矣以周案秦阮校傳下言以下二十一字爲注文𡗝是然據賈氏疏傳文女君同後本有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十字舊讀以傳爲君之黨服兼庶子女子子言而移此經文十字于傳文後別爲一條故賈氏云爾鄭注易傳不易經則女君同之下不空有此十字淺人欲合舊讀鄭注兩本而一之故竄之如此舊讀之誤在求合

亏傳鄭雖不言傳義有誤而云文爛在下明正傳文有誤矣阮氏謂舊讀不與傳合鄭不言傳誤非也其移經注亏傳下亦非鄭注下言以下二十一字此不辭以下七十一字並宜連書亏女子子嫁者未嫁者一節經注之末其云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道云云則傳注也傳亏未嫁之上特箸成人二字則鄭逆降之說亦未可遽斥矣古者女子季十五以上乃許嫁六禮行亏期季之中故許嫁卽有逆降之例非若後世髫季定婚也或者據後世之事而議古逆降之非所謂不揣其本而欲齊其末也右世叔父母

鄭注原本

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 注云云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 舊讀合大夫之妾為此三人之服也下言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此不辭卽實為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見之齊衰三月章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曾祖父母經與此同足以見之矣傳所云何以大功也妾為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文爛在下爾

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妾為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 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道降旁親及將、出者明當及時也

鄭釐正本

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

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姉妹

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

舊讀本

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也

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

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謂妾自服其私親也）

經婦為舅姑齊衰不杖期劉岳書儀定婦為舅斬衰三年姑齊衰三年明孝慈錄舅姑皆斬唐李涵李涪等議婦為舅姑及女子適人為其父母皆齊衰不杖期以婦人不貳斬也父母之喪尙止周歲舅姑之服無容三年以周案人無二天亦無二斬故子非父不天父在則母降矣婦非夫不天從夫則父母皆降矣禮云婦事舅姑如事父母則以其父母之期服服舅姑亦云可矣且夫以三年而復寢婦亦俟夫終喪不敢遽被綺紈之飾故曰與更三年喪不去

魏仁浦議婦為舅姑竝定三年之喪三年之內几筵尚存豈可夫處苫塊之中婦被綺紈之飾夫婦齊體哀樂不同求之人情實傷理本以周案晉荀訥說子婦為姑既除喪時人以夫家有喪猶白衣是則婦即除服其平時亦未嘗遽被綺紈之飾亦用纖縞之服也至祥禫所祭時夫易朝服婦亦自服禮服小祥則夫婦皆凶服也仁浦之議殊謬又唐李涪云婦為舅姑十五月而禫禫後門庭尚縗婦服縗縑衣以俟夫之終喪案縑以絲為之與綺紈何异云十五月禫尤謬近儒多信李說亦未審矣　右舅姑服

記襍記宗子母在為妻禫鄭[元]云宗子之妻尊賀瑒說父在適子為妻不杖不杖則不禫若父沒母存則為妻

㝵杖父㝵禫凡適子皆然嫌宗子尊厭其妻故特云然
賀循說若非宗子其餘適母在為妻並不㝵禫以周案
瑒意母不厭子姑不厭婦嫌宗子母尊故記特言之循
意此惟宗子為然其餘婦厭于姑據喪服傳宗子之母
在則不為宗子之妻服禫記為妻母在不稽顙是姑有
厭婦禮與鄭義合禫必杖杖未必禫瑒云不杖則不禫
亦未是

鄭元云適子父在為妻不杖以父為之主也服問曰君
所主夫人妻太子適婦父在為妻以杖即位謂庶子賈
公彥云自天子下至庶人父皆不為庶子之妻為喪主

故夫皆爲妻杖㝷申也孔穎達云或云適婦之喪長子亦㝷以杖祇不㝷卽位程瑤田云杖期章妻傳曰爲妻何以期也妻至親也此條下文不增一字則是士庶爲妻不論父在父卒並杖期也至不杖痲屨章乃曰大夫之適子爲妻則是爲妻父在不杖期專爲大夫之適子特箸一例故傳問曰何以期也曰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然旣不降則當如衆人在杖期章今乃移入不杖期故又問曰何以不杖也因荅之曰此大夫父也父在則爲妻不杖若大夫卒則仍歸之亏杖期矣以周案大夫之庶子爲妻父在大功公子父在爲妻在五服外

皆不為妻杖器服小記云父在庶子為妻以杖即位專
指士言賈疏非也鄭注引此者明父在適庶子有杖不
杖之別經杖期章妻主父沒為文也父沒為妻杖期大
夫之適庶子士之適庶子皆同鄭意如此其實杖期章
止言妻不分適庶亦兼父在父沒之文不杖期章云大
夫之適子為妻以父在為文又止言大夫亦不適于士
蓋杖期章所謂妻通士之適庶及父之存沒言大夫之
適庶子父沒為妻亦同其父在則適子不杖期庶子大
功則與士之適庶子異故下二章又別言之下二章箸
其別則此杖期章妻統其同可知矣但士之適庶子父

在為妻皆杖期而有卽位不卽位之分喪服小記云父
在庶子為妻以杖卽位可也庶子可以杖卽位為父不
主其喪也適子之妻父主其喪適子可以杖而不可以
卽位襍記云為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卽位孔疏其子
長子之子祖在不厭孫其孫得杖但與祖同處不得以
杖卽位此士主適婦喪適子得杖而不以卽位正同玆
例孔疏所引或說甚合經意不杖期章傳云父在則為
妻不杖專為大夫之適子發固不關士襍記云為妻父
母在不杖主大夫之子以上言亦非謂士之子喪服小
記云世子其為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世子謂天子諸

侯之適子天子諸侯大夫之適子父在皆不爲妻杖故
禠記云然而天子諸侯之適子不杖其妻必舉大夫之
適子爲言者明爲妻不杖期自大夫適子始其士固杖
期也鄭注謂士之適子不爲妻杖非特與禮經文不合
亐記文亦多戾程氏解經傳文最爲明順而駁者以爲
父主適婦之喪旣杖其子不㝵杖非也舅爲適婦大功
不杖
孔穎達云禠記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不杖屬亐父
在不稽顙屬亐母在范宣子云在有二義一者生存爲
在一者旁側爲在此謂在母之側爲妻不杖但父母在

之文相連為一而父為存在之在母為在側之在於義未安以周案范說固非孔疏亦未尋禯記下文別言母在不稽顙則此母字衍也春官大祝疏兩引記云父在為妻不杖不稽首

石渠議云父為長子以其為五世之適也馬融云記言庶子不為長子三年不繼祖也明為五世之適父乃為之斬也鄭元云小記言不繼祖禰則長子不必五世喪服傳父為長子言為父後者然後為長子三年重其當先祖之正體又以其將代己為宗廟主也但言祖不言禰容祖禰共廟賀循虞喜庾蔚之說長子是四世之適

程瑤田云傳正體于上言已與尊者爲一體而爲傳重
之人也其長子適適相承是已所受之重將于長子傳
之故曰又乃將所傳重也注意以長子當先祖正體吾
乃重之不合傳旨禰廟之重非庶子所得受亦非庶子
所能傳其長子烏得繼祖哉傳重故繼祖不傳重故不
繼祖服三年與不服三年繼祖不繼祖之分而已矣以
周案長子爲父後者之長子不必五世鄭注爲是如戴
馬諸義舍子而言曾孫未合經指喪服傳正體于上是
正義又乃將所傳重是餘義凡爲後者皆傳重而傳重
不必三年惟長子正體于上又將傳重故加以三年爾

鄭注正體就長子說又注下適孫云凡父卒將爲後者非長子皆期甚合傳意胡氏正義反韙程說殊爲失察齊衰三年章母爲長子記妾爲君之長子亦同萬斯大云此專指宗子之妻非凡爲母者皆爲長子三年也庶子不爲長子斬庶子之妻其服長子亦從庶子而殺當與爲衆子不杖期同又小記云妾爲君之長子與女君同則母之爲長子因父爲隆殺妾爲君之長子視女君爲輕重可也以周案張橫渠疑經殊謬今從萬說又父爲長子斬母爲長子齊皆三年若長子有廢疾不堪受重宜如衆子不杖期詳見通典劉玢說孝慈錄父母爲

適子皆齊衰不杖期

雷次宗云父不以大夫之服降祖禰之主母亦安敢以婦人之尊降所天之適故曰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如舊曰妻從夫服則當云夫所不降妻亦不敢降今言父母者豈非自子而言邪以周案傳不敢降謂不敢降其祖禰之正體鄭注本明雷氏所駁舊解誤以為不敢降服敖氏因斥傳文不宜言不降緟貤紕繆

敖繼公云殤小功章大夫公之昆弟為庶子之長殤公之昆弟為其庶子服與大夫同則為其適子服亦三年與大夫同矣公之昆弟不繼祖禰者也而其服乃若是

則所謂庶子不爲長子三年者其誤矣乎以周葉公之昆弟雖上厭所承而身爲別子其長子爲繼別之大宗與尋常庶子之子自異鄭注公之昆弟猶大夫明其服子與大夫同例也敖說公之昆弟爲長子三年是也但以是推凡爲庶子者爲長子服因斥傳記斯爲謬矣

不杖期章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石渠議云唯子不報言猶斷期不爲伸其服也鄭元云唯子不報男女同不報爾傳以爲主女子子似失之矣雷

次宗云報之爲言二服如一父母爲女子子適人無主者期女子子適人亦爲父母期與報相亂故經別其非報敖繼公云男子爲父三年與期服異故曰唯子不報盛世佐云男子爲父斬不在報中明矣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之服與其餘十人同嫌亦在報中故辨之鄭識傳失蓋未達斯意也上經云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而不及女子子是女子子不在報中之證夏炘云唯子不報單承姑姊妹女子子言之上節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則女子子不報已在言外此節特顯言之旨大夫之子爲世叔父母子昆弟

昆弟之子本隨大夫大功今因尊同加服期無所謂報也以周案經唯子不報必兼男女而後其餘十人之相報乃截然分明鄭釋經文本是傳惟舉女子子者嫌女子子適人爲其父母期與報相亂故辨之雷盛之申傳亦是也但下文又云其餘皆報似亏男子亦爲報矣故鄭譏之其實傳所云其餘謂其餘十人亦非謂男子也敖說非夏說較通　又子在昆弟之上舊說大夫之子所生子敖繼公說此亏其子不别適庶以父在故曰傳曰有適子者無適孫郝敬說此世叔父之子也盛世佐云子眾子也不言眾文省若適長雖不爲大夫而大夫

之適子服之當斬上斬衰章云父爲長子是也父以子
在爲適孫子不以父在爲適子若世叔父之子禮經謂
之從父昆弟在大功章大夫之子當降服小功若以尊
同不降大功可矣豈反增之爲服期乎以周案子謂衆
子盛說是敖氏謂不別適庶與斬衰章父爲長子文違
郝說亟非大夫之子室兼適庶爲是萬氏專謂適子章
氏駁之傳曰父之所不降指父身之世叔父母子昆弟
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言章氏即指子所服之十二
人程氏駁之說詳胡氏正義
大功章適婦傳云不降其適也敖繼公說不杖期章大

夫之適子為妻傳曰父之所不降是亦服大功也亏庶婦降之而至亏不服方苞云庶婦服見小功章敖誤以周案大夫不降其適故為適婦大功庶婦本服小功降之宜在緦麻大夫無緦故至亏不服敖說是不杖期章疏大夫為庶婦小功失之方沿賈誤若適子有廢疾不堪受重雖適亦降適子如衆子適婦如庶婦喪服小記云適婦不為舅後者則姑為之小功是也禮適婦大功庶婦小功唐律加適婦不杖期衆子婦大功今律同禮適孫期適婦大功祖父母同今律祖父為適孫期祖母大功祖父為適孫婦小功祖母緦皆與禮異右妻子子婦服

受業鎮海梅開恩
從子家楠仝校

喪服通故三

定海黃以周述

不杖期章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鄭元云兩言之者適子或爲兄或爲弟敖繼公云斬衰章父爲長子則大夫之適亦謂其長子未必指爲弟者也此以古之文法不可單言昆故連弟言之以周案宜從注如敖說是庶長不得爲兄乎

大功章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鄭元云昆弟庶昆弟也舊讀昆弟在下其亏厭降之義宜蒙此傳也是以上而同之賈公彥云舊讀謂馬融之等以昆

弟二字抽之在傳下鄭檢經義昆弟乃是公之庶昆弟
大夫之庶子所爲者父以尊降庶子則庶子亦厭而爲
昆弟大功以周案舊讀昆弟二字在傳下婁交仲以爲
在傳曰之下文旣不順徐健菴程易疇從舊讀昆弟二
字併下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其爲一條胡墨
莊云舊昆弟二字亏下條之上則昆弟爲誰之昆弟亏
義𣠔屬亏文不辭是也胡竹村以爲上屬下屬皆非當
屬衍文未是郝仲輿讀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
又連上傳父之所不降爲文𡙁誤
鄭元云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皆者言其互相

為服尊同則不相降其為士者降在小功適子為之亦如之李如圭云皆者皆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也敖繼公云此文承上經兩條而言則皆云者皆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也以周案如李說則經竝見大夫之適子一條敖氏兼用鄭李兩說旣云承上而言而𠫵經文兩庶字亦非

緦麻章從祖昆弟之子敖繼公云為族曾祖父族祖父族父族兄弟皆緦其族昆弟固相為矣此則族父報也餘為旁親卑者之輕服略之而不報盛世佐云經惟見其一文不具也敖說非

大功章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鄭元云爲衆昆弟父在則同父歿乃爲爲父後者服期也盛世佐云此衆昆弟凡不爲父後者皆是女子子適人者爲其昆弟之爲父後者與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同不必父歿乃爲之服期鄭注非以周案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期爲昆弟大功俱從大夫服此則女子子以出降其親與不杖期章女子子適人者爲其昆弟之爲父後者對文立義彼傳文據父卒說賈疏已明之矣則此云衆昆弟當以庶孫之例求之鄭注是胡氏正義反從盛說何邪盛氏又謂衆昆弟兼女昆弟言尤誤胡氏已駁之

大功章姪丈夫婦人報鄭元云爲姪男女服同敖繼公云章首已見爲姑適人者之服此似不必言報報字非誤則衍盛世佐云姪丈夫婦人報與上宜合爲一節言女子子適人者爲此四等之親服而此四等之親亦以是服報之也丈夫男昆弟及姪也婦人女昆弟及姪女也上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主丈夫言此則兼言婦人故復云報以明之以周案敖盛諸說皆非當從鄭章首姑姊妹節爲姪昆弟之丈夫婦人立文不言報故此節文箸姑爲姪丈夫婦人之文且言報以明之報者報之也凡言報者旁尊報卑之辭此與小功從母節文法正

同小功章丈夫婦人報謂從母報姊妹之男女此言丈夫婦人報謂姑報昆弟之男女馬注小功長殤節云丈夫婦人遠辭又注小功從母報云諸母報姊妹之子然則經遠之曰丈夫婦人而服以功服者正所以明報之義也自解者以此報爲卑報尊殊乖經例且與章首姑姊妹條意緟義複敖氏因謂經有衍誤緟貤紕繆凡經言女子子者本對父母爲文亦有對昆弟言者爲男子女子亦竝文也若姑義不昜稱女子子故經必曰姑姊妹女子子緟絫言之此節爲姑立文義不昜蒙上女子子是以鄭分兩節自盛氏謂兩節宜合徐氏通攷胡氏

正義從而和之而鄭義曰晦矣

昆弟子婦之服經無見文王肅云父爲衆子期其妻小功爲兄弟之子期其妻亦小功唐開元禮爲夫之伯叔父母報宋政和禮爲兄弟之子婦爲夫兄弟之子婦竝大功徐乾學云據顏師古等所奏則當時實服大功開元禮爲夫之伯叔父母報云報者卽爲兄弟之子婦服大功之明文也以周案禮適婦大功庶婦小功昆弟之子與衆子同服昆弟之子婦宜與庶婦同服喪服傳云不杖期章世父母叔父母及昆弟之子夫之昆弟之子竝云報小功章夫之姑緦章夫之諸祖父母亦竝云報

獨大功章夫之世父母叔父母不言報則為昆弟之子婦小功明矣如昆弟之子婦槩報之以大功則反重于己之庶婦服非禮意矣唐初服以大功本誤而魏徵顔師古等不正玆失反增適婦期庶婦大功以齊一之緟貤紕繆程易疇謂夫之世叔父母經不見報文不為之服亦非 右昆弟從父昆弟昆弟之子若婦

畧服記言兄弟服凡八見傳云何如則可謂之兄弟傳曰小功以下為兄弟鄭元云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于兄弟降一等兄弟猶言族親也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于此發兄弟傳者嫌大功以上又加也賈公彦說云

兄弟猶族親者下云小功以下為兄弟恐此兄弟亦據小功以下㝵降故曰猶族親也見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与兄弟及為人後者為兄弟等皆非小功已下猶族親所容廣也郝敬云親曰昆弟族曰兄弟婚姻異姓亦稱兄弟兄弟皆指小功以下盛世佐云兄弟所晐者廣凡旁親自期功而下及外親皆是以周案喪服經傳之偁昆弟者皆同父兄弟之定名也其曰兄弟者旁親期功以下喪服之通名也記首章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与兄弟降一等上曰昆弟下曰兄弟明有別也大功章大夫為世父母叔父母昆弟昆弟之子為士者卽

記所謂大夫弓兄弟降一等則兄弟服上兼期親明矣
禓記祔兄弟之殤則練冠鄭注以爲大功親以下則大
功親固謂之兄弟也記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節義又
不得兼大功故傳又以爲小功以下鄭注賈疏是也兄
弟爲旁親期功以下其行輩之尊卑不必與已同而弓
異族小功以下之親則又曰外兄弟服問云公子之妻
爲公子之外兄弟鄭注云謂爲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
總麻孔疏亦引此傳而申之云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
此等皆小功之服凡小功者謂爲兄弟以外族故稱外
兄弟則所謂爲兄弟指族親言不得兼外親亦明矣若

㪔文之兄弟有兼昆弟者有兼外親者通言之不暇別也喪服經傳之外士喪禮之兄弟亦謂小功以下餘篇之兄弟多兼期功言之爾雅釋親晜弟兄弟之偁與喪服經傳同例至先生爲兄兄之子諸文又通言之戴東原段懋堂從鄭說以兄弟爲小功以下之專名其義雖通又謂昆弟則惟大功以上可偁亦誤凡偁昆弟皆據同父爲文其異父者經必加從父從祖以別之大功章有從父昆弟小功章有從祖昆弟緦麻章幷有族昆弟及從母昆弟則小功以下亦可偁之曰某昆弟與大功章偁從父昆弟正同其必以從某別之者昆弟惟同父可偁大功亦不㝵濫也近人多爲戴說所惑惟胡氏正義辨此尚明

記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傳曰小功以下爲兄弟鄭元云亏此發兄弟傳者嫌大功以上又加也大功以上若不及知父母則固同財矣賈公彥云父母有早卒者與兄弟同居而死愍其幼孤相育特加一等夏炘云疏不然此不及知父母之子爲同居之兄弟加服一等非同居兄弟愍不及知父母之子爲之加服也以周案賈疏亦謂荅其同居兄弟養育之恩也特語滯耳　右兄弟

記曾子問篇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小記篇則云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舊說殤無爲人父之道故宗子

殤亦庶子弗為之後而以本親之服服之或說以其服服之服之以為後之服也小記之所謂殤指已冠婚者言故尋立後曾子問之所謂殤指未冠婚者言故不尋立後以周案由前一說則是後殤者之父與小記為殤後之文悖由後一說則小記上文言男子冠而不為殤下即繼以為殤後者云云正指未冠娶者言是與記文亦不合也俞蔭甫先生云小記所說是天子諸侯之禮先君雖以殤卒而為殤後者必服以父子之服如僖之繼閔是矣曾子問所說是大夫士之禮故南孺子生男而卒則季康子不必為之後也

器服傳不滿八歲以下爲無服之殤無服之殤以日易
月以日易月之殤殤而無服故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死
則哭之未名則不哭也戴德說此謂父母爲子與昆弟
相爲爾七歲以下至三月殤之以日易月生三月哭之
㚆亏園旣葬止哭不飮酒食肉畢器各如其日月馬融
王肅說以哭之日易服之月殤之期親則以旬有二日
哭緦麻之親則以三日爲制鄭玄云生一月者哭之一
日也殤而無服者哭之而已爲昆弟之子女子子亦如
之這亏睿說期親長殤中殤俱在大功下殤小功無服
之殤雖無容在緦麻應有哭之𢓋大功下殤緦麻無服

之殤則已過絶緦麻之長殤服名亦絶不應制哭故傳
據期親以明之戴逵云如鄭義諸降之殤若復哭其生
月則緦麻長殤決不可二百數日哭鄭必推之亏不哭
又非所允范甯云傳曰不滿八歲爲無服則八歲以上
不當引此也尋制名之本意父之亏子下殤小功猶有
緦麻一階非爲五服已盡而不以緦麻服之者以去及
人矣目東晳云緦麻不服長殤小功不服中殤大功不
爲易月哭惟齊衰乃備四殤焉劉敞云長子本服三年
殤之二十五日餘子本服期殤之十三日以周案此傳
本文明據父子子八歲以上下殤小功不滿八歲無服

傷之以日易月有絰其哭既葬除之與生三月者同三月以下未名不哭殤而無服者殤之言傷也傷不必哭不飲酒不食肉傷之也哭傷之甚也大戴所說甚合傳義但傳主子女子子大戴兼昆弟相爲爲少异且鄭注以易日爲哭日又推廣之爲昆弟之子女子子亦如之馬王肅又秉大功以下皆謂大功之無服之殤與小功之中殤緦之下殤皆已無服何爲之生三月者要制哭日且加馬王說三月以上七歲以下皆限以十二日之哭少長既無絰別八歲雖疏尋三月之服七歲雖親不及半月之哭則絰別又爲過當江震滄曾以此難馬王

肅而有取亏鄭注沈果堂孔巽軒又駁鄭注謂逾月而葬葬而卒哭成人之喪猶或如此而殤令七歲之殤連旬之外日日哭亦非禮意竊謂鄭以易日爲哭期非謂日日哭不絕以此爲難鄭注固勝亏馬王肅也

小功章傳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緦麻章傳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兩文相反鄭元賈公彥說小功章發在從父昆弟丈夫下主丈夫服緦麻章發在婦人爲夫之親下主婦人服禮兼殤在齊衰者則所謂齊衰之殤大功之殤小功之殤竝據服其成人可知也緦麻章庶孫之中殤中當爲下郝敬云小功

章以殤服權其中緦麻章又以成人服權其重程瑤田說緦章長殤中殤降一等四句皆經文緦章之經據其成人小功章之傳則據其殤之本服大功乃齊衰成人之降者小功又大功成人之降者以成人之服言之所謂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者以殤服言之則所謂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也如此則緦麻章庶孫之中殤𣎴容改中爲下矣以周案兩傳文異自以參融爲安鄭注以丈夫婦人分說所謂齊衰大功小功之殤皆據成人本服爲言申之者謂凡殤若不就本服立文𣎴由知其從何服而降也然如鄭注小功

之殤爲成人本服則成人小功長殤降一等已入緦麻
有何下殤之服可爲中殤所從傳之立文不應如斯之
窒此鄭注之可疑者也程氏以緦章長殤中殤四句爲
經文此其立說之大疏處近儒駁之者衆矣其以緦章
成人齊衰之殤中從上爲大功即小功章所謂大功之
殤中從上之殤服則緦章成人大功之殤中從下爲緦
麻而小功章據殤服立文當云緦麻之殤中從下何復
云小功之殤此其立說之未密而反疏者也申其說者
又謂大功之殤小功之殤皆據本章殤服爲文則小功
章之下殤如昆弟之子女子子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

其中殤在大功章又與中從下文戾矣要之禮無殤在齊衰者且齊衰之殤例傳又發之于緦麻章則所謂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其以成人本服言無疑而小功章傳發殤例自據殤服立文而殤服有上中下之異齊衰之中殤與大功之中殤又有從上從下之別乃據其長殤服以明中殤之例齊衰之長殤大功服故謂之大功之殤而中殤不見者其例中從上大功之長殤小功服故謂之小功之殤而中殤又不見者其例中從下小功之長殤緦麻服其不謂之緦麻之殤者爲經有大功殤服小功殤服而無緦麻殤服也經無緦麻

殤服則成人大功之長殤固宜併小功之殤即中從下之入緦麻者義亦不㝵謂之緦麻之殤傳曰小功之殤中從下語簡而當近儒異說甚槃不具辨

小功殤章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馬融云大夫以尊降公之昆弟以尊厭大夫子以父尊厭各降在大功長殤復降一等故小功也大夫無昆弟之殤此言殤者關有辠若㒒厭溺當殤服之鄭元云大夫爲昆弟之長殤小功謂爲士者若不仕者也以此知爲大夫無殤服也云公之昆弟爲庶子之長殤則知公之昆弟猶大夫李如圭云大夫爲

昆弟之爲士者尊不同故降其長殤大功而小功也然則尊同者不降矣而大功章不見大夫爲昆弟之長殤者爲大夫無殤服也公子之重視大夫舊見大夫昆弟相爲期而公之昆弟相爲大功遂疑公之昆弟與大夫之尊不等此經大夫與公之昆弟爲庶子以下之殤服同則公之昆弟與大夫之尊不殊也以周案李氏申鄭明晰人之幼而有德行者不必二十爲大夫故大夫有昆殤

小功殤章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馬融云言丈夫婦人者明姑與姪祖與孫疏遠故以遠辭言之雷次宗

云大功章爲姪已言丈夫婦人今此自指庶孫言不在姪敖繼公云經凡三以丈夫婦人連文而所指各異讀者詳之程瑤田云經中丈夫婦人凡四見並指同姓者言婦人謂女子子在室者以周案當從馬注諸說皆非經言丈夫婦人凡四見皆指其本宗之親而遠之之辭無異恉也齊衰三月章爲宗子宗子之母妻遠之曰丈夫婦人而服齊衰三月者爲宗子也小功殤章之長殤遠之曰丈夫婦人而服小功五月者爲長殤也大功章姪小功章從母遠之曰丈夫婦人而服此大小功者爲報也其必加以遠辭者非遠之無以見尊宗殤長之情

與旁尊相報之義故也婦人雖嫁者未嫁者言若專指其在室者謂之婦人子

總麻章庶孫之中殤馬融云祖為孫成人大功長殤降一等中下殤降二等故服總言中則有下文不備鄭元云中當為下字之誤也王肅云此見大夫為孫服之異也士為庶孫大功則大夫小功降而小功者則殤中從上故舉中以見之以周案經文或竝舉長殤中殤或竝舉中殤下殤為中從上亦可從下也其單舉者曰長殤曰下殤未有舉中殤為文者故器服傳問者曰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若總麻

章有中殤則傳不必發此問矣鄭注爲長如馬義與經
中殤降一等文違如王義經不言大夫又嫌添說
徐乾學云三殤之制爲常人設豈有旣立爲大孫而可
以殤論乎譙衍謂已誓不殤是已卞粹所駁已誓未誓
之論大謬葢未誓則猶然庶孫爾旣誓則將代己爲宗
廟主當與成人同以周案喪服傳公爲適子之長殤注
公君也諸侯大夫不降適殤者重適也天子亦如之天
子諸侯大夫之適子皆有代主宗廟之事非常人也而
箸之於殤大功章則謂大孫不以殤論非也謂已誓同
成人而以期服服殤亦非也夌曉樓詳辨之矣至喪服

記宗子孤爲殤節鄭注所謂卒哭受以大功衰九月小
功衰五月合齊衰三月計之其文洽與大功章三月受
以小功衰卽葛九月者同非謂三月外又加九月五月
徐氏又娶駁之麦氏譏其粗率洵然　右殤服
𦘕服小功章爲外祖父母傳曰以尊加也馬融云母之
父母也本服緦以母所至尊加服小功敖繼公云子之
從其母而服母黨者當降于其母二等母爲父母期子
爲外祖父母小功宜也非以尊加也以周𥟉𦘕服記云
外親𠑽過緦麻母之父母亦外親也而爲之小功故曰
加馬說是敖釋從母亦用記文外親皆緦而于此獨遺

記而駁傳妄矣

小功章從母緦麻章舅袁準云姨舅同親亐㝵异服從母者從其母而為庶母也宣舒云二女相與行有同車之道坐有同席之禮其情親而比其恩曲而至由此觀之姊妹通斯同矣兄妹別斯异矣同者親之本异者疏之源也以周案從母與舅異服宣氏以其母之情親姊妹遠兄弟為言朱子亦謂女子亐兄弟出降姊妹卻不降故姨母重亐舅竊謂女子子在室昆弟之恩未見有減亐姊妹故為昆弟期為在室姊妹亦期見不杖期章昆弟注其適人者昆弟降大功為姊妹亦降大功竝見

本章明其親疏厚薄同也其子之服從母與舅異者服術有六三曰名從母小功傳曰以名加也以有母名故加至小功而舅不可以父名必同姓而後儕父古道然也袁說姨舅同服唐以來用其說其釋從母要謬江震滄云加如其說總章從母昆弟乃己之庶昆弟服宜大功何至降而在總唐貞觀中改舅服與從母同小功舅為甥總顯慶中始同從母報今律同

記服問篇母出則為其母之黨服舊說母出其母皆謂己之生母陳澔云母出謂繼母其母謂出母以周案出母之黨無服見喪服傳陳說殊舛

服問為其母之黨服則不為繼母之黨服鄭元云雖外親亦無二統江息愼蔡謨說前母之黨宜服　欽定義疏云禮外親亦無二統前母之子不服後母之黨則後子不逮事前母者亦加之也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前母既亡不從不亦宜乎己母出則服繼母之黨如繼母多則服在堂繼母之黨服其所從也虞喜以為縱有十繼母唯服次其母者之黨非也

小功章君母之父母從母傳云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不在則不服馬融云妾子為之服小功自降外祖服緦麻外無二統者君母亡則尊申其外祖小功買公

彥云君母在既為君母父母其己母之父母或亦兼服之以周案外親無二統鄭注服問亦言之義不得兼服賈疏非自降外祖緦麻亦無見文馬說亦難信徐氏通攷胡氏正義皆沿賈 右母黨服

不杖期章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傳云為其無祭主故也鄭元云無主後者人之所哀憐賈公彥云無主有二謂喪主祭主傳不言喪主者喪有無後無無主者詳襍記今無主者謂無祭主也適人謂士若嫁于大夫于本親又以尊降不得言報敖繼公云姑姊妹亦以其所加者服之言報者服期之義生于己而不在

彼故也郝敬云姑姊妹于姪昆弟亦無主者亦然夏炘云夫已歿又無子則為無主後無主後則無祭主矣古小宗不立後祭于宗子之家當室之白謂之陽厭厭祭者不配是其夫猶得祔食于宗子之家而妻不得與焉故仍服本服之期以致其哀憐之意以周案凡出適人以無主加者惟此至親三族郝說無據

小功章從父姊妹孫適人者賈公彥云從父姊妹不言出適與在室姊妹既逆降宗族亦逆降之故不辨在室及出嫁敖繼公云從父姊妹孫適人者當連讀三者適人其服同以周案張氏蔡氏程氏胡氏並從敖說從父

姊妹適人者小功則在室大功故大功從父昆弟鄭注云其姊妹在室亦如之賈與鄭違

小功章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馬融云適夫人庶子也在室大功出降一等鄭[元]云君之庶子女子子也庶女子子在室大功其嫁于大夫亦大功敖繼公云女子子不必言庶文有脫誤以周案石經初刻爲下有君之二字據馬鄭注以有君之二字爲是馬云適夫人以君爲女君此以適士降非出降也鄭云其嫁大夫亦大功破馬氏出降說也賈疏仍沿馬誤云庶子以別己所生也己所生亦大功敖說亦非　右適人服

檀弓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程迥云禮于舅之妻無服外祖父母緦小功目今以世讐而厚其喪非禮也薛季宣云主昏之爲服自莊公始也其以說齊乎以周案程說固非薛氏以此爲主昏服是已而以爲主昏無服亦失之䘮曉樓云鄭注春秋周女由魯嫁卒服之如內女服姊妹是也天子爲之無服嫁于王者之後乃服之喪服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國君者著大功之服王姬既比之內女故服大功于其卒也書之同于內女此春秋之例也三傳皆然 右主昏者所爲服卌

不杖期章夫之昆弟之子傳曰報之也鄭[元]云男女皆

昆盛世佐云此唯男子也女子子未成人者以殤降成人而未嫁者逆降其旁親旁親亦當逆降之矣以周案盛説是也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叔母竝見大功章李氏云凡爲夫之黨尊者皆從服卑者皆報之從服故降其夫一等卑者以名服已與夫同故已報之亦與夫同

大功章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鄭元云婦人子女子子也不言女子子者因出見恩疏陳銓云婦人者夫之昆弟之子婦也子者夫之昆弟之女子子適人者也先儒皆以婦人子爲一人此既不辭且夫昆弟之子

婦復見何許以周案此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與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母叔母兩節對文嫁者適人者爲大夫士異其文其義一也則婦人子猶云未嫁者不言女子子遠辭也馬注小功章云丈夫婦人者明疏遠故以遠辭言之鄭注恩疏義即本馬是也但以婦人子爲已出出義似未當婦人子對適人爲文謂已成婦道之子傳所謂成人而未嫁者是也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道故稱婦人子婦人子逆降旁親則旁親亦逆降之故其服與適人者同陳氏說誤爲昆弟之子婦亦小功如服大功反重于己之庶婦不亦親疏失其坙乎見本條

且子婦何㝵偁婦人經亏異姓之來婦者曰婦其偁婦人者七經齊衰無受章一大功章二小功章二傳齊衰章亦二皆指女子子言女子子爲統辭其對丈夫言曰婦人兼已嫁未嫁爲文此對適人言又曰婦人子專以未嫁言也

小功章夫之姑姊妹娣姒婦報馬融云報者姑報姪婦也李如圭云報指夫之姑姊妹而退在下者要娣姒之服亦因夫而生故使幷蒙上文敖繼公云娣姒婦亦言報者明其不以夫黨之尊卑而異也以周案凡經言報皆旁尊報卑之辭故馬注專以姑報姪婦爲言其實敵者兩相爲亦可謂報特不可施卑之亏尊耳傳曰娣姒

婦者弟長也以弟稱娣以長稱姒爾雅長婦謂穉婦為
娣婦娣婦謂長婦為姒其弟長專以夫年為齒不以己年
左傳穆姜叔向嫂皆呼夫弟之妻為姒蓋相推讓之辭
賈疏以為娣姒據婦年大小為言近儒辨之詳矣
緦麻章夫之諸祖父母報鄭元云諸祖父母者夫之所
為小功從祖祖父母外祖父母或曰曾祖父母曾祖亏
曾孫之婦無服而云報乎曾祖父母正服小功妻從服
緦敖繼公云其夫之從祖祖父母及從祖父母與盛世
佐云夫之外祖父母妻當從服緦而外祖父母為外孫
緦則亏其婦無服可知不㝵云報然則此經所指者唯

夫之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而已以周案經文祖父母三字連讀舊說皆同喪服經亏世父母叔父母皆別言之此祖父母中亦有世叔之不同故又云諸以統之齊讀直合曾祖父母言鄭注斥之是也鄭又合外祖父母言盛說斥之亦是也盛從敖說又合從祖父母言則經文諸祖二字連讀而仍兼從祖祖父母則又以祖父母三字連讀是又遷就無據也阮氏校鄭注增從祖父母四字程氏改外祖爲從祖又改注未曾祖爲從祖段氏謂當依今本作從祖祖父母外祖父母而注未曾祖當爲外祖皆未當記曰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外祖

父母小功其妻從夫服緦服問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鄭注云爲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緦麻是夫之外祖父母固服緦也所疑者外孫婦無服不㝵云報耳

大功章傳夫之昆弟何以無服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鄭元云卑遠之故謂之婦嫂者尊嚴之偁是嫂亦可謂之母乎言不可嫂猶叟也叟老人偁也朱熹云傳意本謂弟妻不㝵爲婦兄妻不㝵爲母故反言以詰之言其不可爾非謂卑遠弟妻而正謂之婦也注誤以周案今本注文誤脫據通典所引有言不可三

字胡氏云注意言嫂者雖是尊嚴之偁然竟謂之母則不可也不過比之以老人耳　又案敖氏疑傳以男子不服昆弟之妻爲荅與夫之昆弟所以無服之義相違沈氏云嫂不可謂母故不㝵以服夫之昆弟之子者服其弟弟妻不可謂婦故不㝵以服夫之世叔父者服其兄此正荅昆弟之妻不服夫之昆弟之義沈說甚憭大功章傳言夫之昆弟無服檀弓亦言嫂叔無服成粲說喪服記言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由此言之嫂叔大功蔣斯同徐乾學等竝主粲說且謂爲兄弟服鄭氏不能解賈氏不㝵已以夫之從母當之非也以周案

鄭不注此者義見上傳非不能解也上傳云何如則可謂之兄弟傳曰小功以下爲兄弟鄭注云兄弟猶言族親爲兄弟服謂功服以下之族親賈疏以夫之從母解此固非從母非族親也成粲改記文兄弟爲昆弟又刪之所二字以爲嫂叔有服之證葛徐從而和之亞謬顏師古等議嫂叔服云闔門縞粲己獨元黃葬改實有未安竊攷奔喪云無服而爲位者惟嫂叔又云婦人降而無服者麻鄭注云雖無服猶弔服加麻袒免爲位哭也是嫂叔之喪固弔服加麻矣非己獨元黃葬改也鄭注又云正言嫂叔尊嫂也兄公於弟之妻則不能也言不

能爲位以哭是兄公弓弟妻遠之尤淡矣唐代旣爲嫂叔制服小功又爲其弟妻及夫兄亦小功尤非右夫黨服

林喬蔭云小記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其爲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則大夫之適子爲其妻之父母服可知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則大夫亦不降其妻可知以周案大夫絕緦如林說世子爲其妻直與大夫同何必云大夫之適子

鄭元云有從重而輕爲妻之父母妻齊衰而夫從緦麻不降一等言非服𦅸敖繼公云從期服而緦是降三等矣妻從夫降一等子從母降二等夫從妻降三等𦅸之

笠也以周案救說明晰右妻黨
禮慈母如母三年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小功而記曾
子問篇言慈母無服練冠以喪慈母自魯昭公始鄭元
說禮經所云乃大夫以下父所使妾養妾子子游以爲
國君亦當然國君之妾子于禮不服也梁書天監七年
詔云禮言慈母有三一則妾子無母使妾之無子者養
之命爲子母服以三年二則嫡妻子無母使妾養之但
嫡妻之子妾無爲母之義故服以小功三則子非無母
擇賤者養之義同師保內則云擇于諸母與可者使爲
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言擇諸母是擇人而爲

此三母非擇取兄弟之母也子游所問自是師保之慈非三年小功之慈也故夫子畧有此荅鄭元不辨三慈混爲訓釋引彼無服以注慈己後人之謬實此之由經言君子子傳云貴人之子也總言曰貴無所不包則知慈加之義通乎大夫以上矣以周案經言慈母三年庶母慈己小功並主大夫以下之庶母言大夫以上爲慈母無服其有非庶母而慈己者僅可比于緦麻章之乳母大夫以上尤不爲之服內則所言之慈母其擇于諸母者爲庶母其擇于可者可與妿通爲女師可俗字列女傳作阿亦俗字說文妿女師鄭引內則𡛟以證此庶母慈己明內則諸母

亦庶母也梁武帝斥鄭誤矣其謂君子言貴無所不包王子亦服小功五月尤與古違公子為其母練冠在五服外尚尊為庶母慈已者服小功乎

喪服齊衰三年章慈母如母父在為慈母不見今文家說慈亐貴妾父在齊衰期慈亐賤妾父在大功九月古文家說慈母如母主大夫士之妾子言大夫之妾子父在為母大功士之妾子為母期以大夫𤋮降一等士無𤋮降例也父卒皆申譙周云經大夫之妾子父在為其母大功不別貴賤為大夫妾雖有貴者不尊體君何尊不為𤋮降凡此之類今文說不如古也以周案譙說是

小功章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傳云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石渠論云戴聖曰此大夫適妻之子養亏貴妾也大夫不服賤妾慈己則緦服其不言大夫之子而偁君子子者君子猶大夫也胡云戴意庶母指貴妾言大夫爲貴妾緦其適子亦服緦故以慈己加小功若賤妾則大夫不服適子亦不服馬融云慈己但加緦耳案馬雷說與戴同鄭義不爾貴人者適夫人也子以庶母慈養己加一等小功爲父賤妾服緦父沒之後貴賤妾皆小功案馬氏據慈己者言非謂凡妾鄭元云君子子大夫及公子之適妻子云君子子則父在也父沒則不服之矣以慈己加則君子子亦以士禮爲庶母緦也雷次宗云大夫不服凡妾父所不服子亦不

敢服安得為庶母緦哉大夫惟服姪娣今所服者將姪娣之庶母嵗繼公云云君子子則父在也父在且申此服則父沒可知矣郝敬云君子謂君與女君子是大夫公子適妻之子重言子明異于士庶人與妾子之為子也以周案鄭意大夫之妾亦于宮中亦為之三月不舉祭故大夫之子亦得以士禮為庶母緦不必費妾此又以慈己而加服一等故小功父在小功父沒宜亦同此而鄭云父沒則不服之者專為適子言也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緦適子為父後安得服庶母之慈己者馬說固非雷敖兩說亦未達鄭意郝說之謬袁曉樓辨之已

詳傳以君子為賢人俞云古人偁賢人為君子男女同之詩曰彼君子女戴云大夫適妻馬云適夫人鄭注本戴又兼公子為說馬意此章君子子為適子所以別齊衰三年章慈母如母之為妾子也鄭意傳以君子為賢人士之適子義不辱偁賢人子內則賢人則為衣服注云賢人大夫以上故以此為大夫及公子之適子明不關士此注家依經傳立文義當如此而大夫及公子之庶子自可準此而推故鄭注齊衰三年章慈母如母又云不命為母子亦服庶母慈己之服其注曾子問子游問慈母云大夫士之子為庶母慈己者服小功又兼士言皇氏以士字為誤是也

士有乳母無慈母金氏禮箋胡氏正義乃據鄭之彼注
以斥此注謂經此章文通大夫士之適庶不顧經傳君
子貴人之文妄翻舊義是亦不思之甚也　又案注引
內則三母以證公子引大夫之子有食母以證大夫末
引國君及士無食母以證爲庶母慈己者之君子子爲
大夫及公子之適子義不關君與士注意如此但內則
之食母卽緦麻章之乳母鄭引大夫有食母以證大夫
子有慈母已失其義末又以國君及士無食母爲無慈
母尤非國君特不爲慈母服耳非無慈母也士雖自養
其子或有故而不能自養亦未必無乳母緦麻章之乳

母亦士禮此皆鄭注之失也內則三母為國君養子禮
注已言之而其禮可通于公子之養適子此注引三母
以證公子之有慈母本無可疑而讀者不審誤以注引
三母為證大夫之子於是駁者紛起而疏家申鄭乃謂
內則三母義通大夫士此又讀注者之失也　又案緦
麻章士為庶母傳曰以名服也大夫以上為庶母無服
明孝慈錄適子衆子及子婦皆為庶母齊衰杖期且為
上下通制不古
緦麻章乳母石渠議云大夫之子有食母大夫降乳母
邪聞人通漢曰乳母報義之服始封之君及大夫皆不

降馬融云士爲乳母服敖繼公云此亦蒙上士爲之文士之妻自養其子若有故或使賤者代會之故謂之乳母其妾子亦然大夫之子亦有乳母父沒乃爲之服以周案敖說是右庶母慈母乳母服

徐堅云儀禮經小戴記繼父服竝有明文斯禮之正說也馬融王肅賀循等竝儁大儒達禮晏無異文唯傅元著書以爲父無可繼之理不當制服袁準作論亦以爲此亂名之大者竊以爲藐爾窮孤不能自立在生也實賴其長育及其亾也頓同之行路稱情立文豈應如是沓朋友之亾同爨之恩竝制緦麻詳諸經典比之亐此

葢亦何嫌以周案傳之言盡之矣傳所言無大功之親似各在異國者

器服傳云夫死妻穉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爲之築宫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若是則繼父之道也小記曰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爲同居有主後者爲異居賈公彥云子與母往繼父家三者皆具卽爲同居三者闕一則爲異居孔穎達云繼父有子爲異居此子有子亦爲異居敖繼公云傳以三者具且同居故爲服小記言與此異以周案敖氏

析同居弓三者外故致喪服傳與小記不合非也記云皆無主後卽傳所無大功之親孔氏謂此子有子亦爲异居亦非 右繼父服

晉書禮志云摯虞以爲自古無師服之制故仲尼之喪門人心喪三年是則懷三年之喪而無齊衰之制也以周案晉人葢有爲師齊衰者故仲洽云爾

白虎通義云弟子有君臣父子朋友之道故爲之隆服入則絰出則否以周案弟子爲師絰而出朋友居則絰出則否檀弓篇箸之矣白虎論無所據禮疏引禮論云爲師及朋友皆旣葬除之 右師友服

記檀弓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子游曰其大功乎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為之齊衰盧植云子游為近是禮家推之以為當小功王肅云異父同母昆弟不應有服此謂與繼父同居為繼父期故其子大功高堂隆云外親正服不過緦麻若以同居從同爨服云大功過也馬昭渻于睿等說此恩繫于母不于繼父宜從子游大功說以周案王肅意母嫁已不從即不為此等昆弟服是也其謂繼父同居期其子大功失之繼父有子即為異居繼父不同居齊衰三月乃為其子大功非服之差高堂說較近正右同母異父之子應附繼父後

緦麻章貴臣貴妾馬融云貴臣天子公諸侯卿大夫室老貴妾謂姪娣也鄭元云此謂公士大夫之君也姝其臣妾天子諸侯降其臣妾無服士卑無臣妾又賤不足殊有子則爲之緦無子則已敖繼公云此亦士爲之大夫以上無緦服張爾岐云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而服其貴臣貴妾亏義難通此承上士爲庶母之文言士禮

曰 欽定義疏云據士昏士娶皆有室老據士昏則媵有娣姪室老爲私臣之貴者娣姪之長爲妾之貴者曲禮曰士不名家相長妾亦足徵之生不名之死則以緦服之宜也大夫不爲庶母服而乃自服其妾乎

小記士妾有子而爲之緦無子則已鄭[元]云士卑妾無男女則不服不別貴賤孔穎達云大夫貴妾雖無子猶服之士妾賤無子則不服以周案士妾之貴者雖無子亦爲之緦此謂妾之賤者曰士爲妾之有子者緦故其子㝵申期大夫不服其妾故其子厭降而爲大功

不杖期章傳曰妾之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鄭[元]云女君亏妾無服報之則重降之則嫌雷次宗云今抑妾使同婦尊女君使同姑女君亏妾不㝵同姑之降婦不降則宜報然報之則違抑妾之義降之則有舅姑之嫌故無服敖繼公云緦麻章見貴妾之服彼主亏士若以

士之妻言之乃為其無親者曰若有親者則宜以出降一等者服之郝敬云既云妾事女君如婦事舅姑則女君視妾如舅姑視婦可知褚寅亮云妾儷適為女君儷有君臣之分矣若仍以本族娣姪出降一等之服服之是等夷也當以康成無服之論為正若謂士妾有子則稱賢妾妻當從服不知從服降一等仍無服也以周案鄭注女君亏妾無服褚氏申之降之則嫌嫌等舅姑雷氏申之並是

右臣妾服

受業鎭海梅鼎恩
從子家橋 仝校

禮書通故弟九

定海黃以周述

鄭元云髺髮者去笄纚而紒免之制未聞舊說以爲如冠狀廣一寸喪服小記曰斬衰髺髮以麻免而以布此用麻布爲之狀如今之著幓頭矣自項中而前交于額上卻繞紒也婦人髽者去笄纚而紒也髽之異于髺髮者既去纚而以髮爲大紒如今婦人露紒其象也其用麻布亦如著幓頭然賈公彥云喪去笄纚而紒紒上著髺髮髽與髺髮皆繞紒如著幓頭免制亦然但以布廣一寸爲异以周案括髮士喪禮作髺髮髺括通用字謂

束髮也說文作髺云絜髮也士冠禮之纚與髻同事士
喪禮之髻與髻同文鄭注云髻髮者去笄纚而紒紒說
文作髮云簪結也廣雅曹注云髮卽籀文髻字玉篇亦
云髻同髻髮同髻鄭意去笄纚束而爲髻謂之髻髮是
也免之制與髻髮異髻髮用麻免用布髻髮以麻束而
爲髻免又以布繞髻外也鄭注云免卻繞紒繞紒卽繞
髻也沈氏云鄭注旣云免之制未聞又云舊說以爲如
冠狀廣一寸葢不以舊說爲然也又引喪服小記以釋
髻髮免此鄭自爲之說也是則鄭意免與幓頭相近與
冠不相似疏家用舊說以申鄭非其意矣髽有麻髽有

布髽奔喪云男子束括髮婦人束髽以髽對括髮言則髺髮用麻髽亦麻也小記云男子免而婦人髽以髽對免言則免用布髽亦布也小記又云其義爲男子則免爲婦人則髽明髽免之義祇以別男女則髽髺髮無甚殊也婦人麻髽以當男子之髺髮婦人布髽以當男子之免故鄭注三禮或據髺髮以釋髽或據免以釋髽本兩通也孔疏云婦人將斬衰者亏男子括髮之時則以麻爲髽齊衰者亏男子免時則以布爲髽是也如賈疏說髺髮免髽三物而一製何其不察經注之甚乎士喪禮云卒斂主人髺髮袒衆主人免亏房婦人髽亏室鄭

注云髺髮去笄纚而紒免如今之著幓頭自項中而前

交於額上卻繞紒也鄭釋髺髮爲紒免爲繞紒二制自

别紒者髺髮爲髺繞紒者亏項中額上又繞麻布是繞

髺外而露之也故繞紒卽露紒露紒卽露髺無異義也

賈氏謂髺髮有繞紒之布則直與免制搃而鄭注髺髮

紒免卻繞紒之文無以別矣鄭注又云髽亦去笄纚而

紒此明髽與髺髮同也又云髽之異髺髮者旣去纚而

以髮爲大紒如今婦人露紒象其用麻布亦如著幓頭

然此明髺髮本無繞紒之布而髽之繞紒而露者又異

髺髮而同免制也云亦著幓頭然承上文免如今之著

幓頭言之也賈氏謂髽髻有繞紒之布則直與髽制同

而鄭注髽异髻髮之文遂無以解矣後儒如楊復敖繼

公說尤悖戾不可通　又案幓頭方言廣雅謂之幧頭

幧幓字同問喪注謂之貊頭魏蔣濟杜布等謂之帞頭

釋名又有綃頭云或謂之陌頭貊帞陌皆音近幓頭本

非冠也自舊說如冠狀後竟裁白縑以爲帽曰白帢巾

亦曰白帢巾愈失其制

杜佑云免自額而卻交于項中幷其末覆紒而耑綴連

之以周案此欲合舊說如冠狀爲卽幓頭之制而稍變

焉但小記䙡以男子免婦人髽對文髽爲露髻免亦當

露紒杜云并其末覆紒而冄綴連之誤矣

司馬光云括髮先用麻繩撮髻又以布為頭須齊顙以下皆免裂布或縫絹廣寸以周案後人頭須仿古之免司馬氏以之說髻麻誤

程大昌說免如字解除吉冠之謂免如免冠之免也免非別有一冠衰絰冠裳俱有其制而袒免則元無冠服故經葬畢而記汪琬云禮禿者不免為其無紒可繞故也冏器免者以何為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既云所服則必有其服而不止亏不冠矣小記括髮以麻免而以布是免用布也左傳穆姬使以免服衰絰逆則免之有

服審矣以周案汪氏中鄭駁程甚晰問喪云冠者不肉袒何也曰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為免以代之也免以代冠是免別有其物非卽去冠之謂矣

呂大臨云免以布為卷幘以約四垂短髮而露其紒于冠禮謂之缺項以周案此卽舊如冠狀之說也而又誤以為缺項

萬斯同云親始死去冠去而纚猶存至小斂并纚去之而易以括髮其制必與纚相似葢纚用繒而括髮用麻布也戴震云始死去冠二日又去笄纚于是不復用吉時之總而以麻代之使髮不至于散而已免則以布束髮

易其厀也鄭君不解厀之所以代總而言叜加厀于首失其傳與林喬蔭云小斂太丕冠總幷太丕笄纚其髮縰被于後因用厀以約其本故謂之髻開元禮有被髮之文書儀家禮因之迄于今循而弗改既夕記三日絞𦈢上接脫髦之文下繼冠六升昰𦈢者卽謂髮之被而𦈢者也絞之則束以成紒矣紒而謂之絞𦈢以异于常時之紒也以周案三說皆與鄭异不足據姑錄之以備考

鄭眾杜預說枲厀與髮相半結之曰髽馬融說髽屈布爲巾高四寸著于顙上以周案髽有兩制仲師說有合于厀髽之義季長說有合于布髽之義故康成注禮兩

用其說左傳孔疏存入主出奴之見妄為申駮非也麻髽如括髮鄭注云括髮去笄纚而紒紒者以麻結髮為髻也但云麻髮相半結之似誤布髽如免鄭注云免用麻布為之如今著幓頭然幓頭者用衰巾帕頭與今婦人頭禣相似

皇侃說婦人之髽有麻有布有露紒其形不同麻髽以對男子之括髮布髽以對男子之免露紒髽為恆居之髽猶男子之不恆免也賈公彥云髽有二種一是未成服之髽將斬衰者用麻將齊衰者用布二是成服之後露紒之髽孔穎達說婦人止有二髽一是斬衰麻髽二

是齊衰布髽皆名露紒以周案凡冠與笄對喪冠與惡笄對喪自小斂至殯髽皆厺笄猶男子之不冠也至成服後男子冠婦人亦加惡笄矣未成服時將斬衰者麻髽以對男子之髻髮將齊衰者布髽以對男子之免成服後斬衰箭笄髽齊衰榛笄髽以對男子之喪冠皆以終喪鄭注士喪禮婦人髽于室云齊衰以上至笄猶髽明終喪也男子喪冠以終喪婦人斬衰者箭笄髽齊衰者榛笄髽以終喪故經曰箭笄髽衰三秊皇氏恆居之髽卽指此但小記云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冠與笄對不與髽對皇氏以露紒對喪冠斯則非矣

麻髽布髽皆露紒其與恆居之髽異者特無笄耳故鄭注經記竝云髽去笄纚而紒成服後之髽斬衰者箭笄齊衰者榛笄故鄭注喪服記云言以髽則髽有著笄者明矣語似兩歧而義各有當賈疏隨文曲解未達鄭意孔疏謂止有二髽不及成服後有笄之髽亦疏略

沈彤云三髽之說發于皇氏頗得經意至齊衰期成服之髽布總榛笄又自為一 蓋實四髽也程瑤田云去笄之髽猶男子之髻髮免著笄之髽猶男子之冠纓以周

案皇氏三髽之說本士喪禮婦人髽于室鄭注注云始死婦人將斬衰者去笄而纚將齊衰者骨笄而纚今言

髽者亦去笄纚而紒此言未成服之髽也又云齊衰以上至笄猶髽此言成服後之髽也下又言髽以髮為大紒如今婦人露紒其象又言其用麻布亦如著幓頭然此卽皇氏三髽所本也未成服用麻布者所以代總也既成服不用麻布自用布總矣皇氏所謂恆居之髽卽布總箭笄髽布總榛笄髽有何四髽可分沈說未是笄可對冠髽不對纓程說亦未當

喪服女子子在室為父布總箭笄髽衰三年鄭元云髽猶男子之括髮斬衰括髮以麻則髽亦用麻皇侃說此經不論男子之括免亦不容說女服未成之髽沈彤云

此經主成服以後言鄭欲以成服之髽等之于未成服之髽豈不忽髽以麻若布爲其無笄總而代之也旣布總箭笄以髽矣又安用麻布之幓頭邪以周案未成服之髽以麻若布代笄總旣成服則有笄總可不用麻若布矣而猶謂之髽者仍露紒也皇沈說是

崔靈恩孔穎達說大功以下無髽沈彤說小斂之節五服親屬皆髽以周案宜從崔孔疏喪服經記言髽皆據斬齊而言不及大功小記言男子免而婦人髽亦承上斬齊爲文非統言五服親屬沈氏葢誤解小記文也

孔穎達云大夫與士髻髮于斂者俱二日故鄭注問喪

云二日去笄纚髻髮通明大夫士也自小斂以至大斂髻髮不改但死之三日說髦之時因而壞損更正其髻髮故喪大記小斂說髦髻髮是正其故髻髮也非更爲之其齊衰以下男子亏主人髻髮之時則著免士喪禮小斂主人髻髮衆主人免是也而喪服變除不杖齊衰條襲尸之時云髻髮者誤也以周案小斂髻髮三日說髦爲上下通制士喪禮小斂主人髻髮旣殯主人說髦喪大記小斂主人說髦髻髮鄭注以喪大記所言是諸侯禮云士之旣殯諸侯之小斂亏死者俱三日也是髻髮俱在小斂說髦同在三日之證士先髻髮而說髦在

既殯之後者爲自小斂以至成服髽髽不改不可以說髦也諸侯先說髦而後髽髽亦爲既髽髽不可以說髦也如孔疏說髦在髽髽之閒則髽髽中改矣鄭注士喪禮云自小斂以至大斂髽髽不改

陳祥道說小記言齊衰惡笄以終喪則斬衰齊衰之髽皆終喪矣敖繼公說喪服記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婦爲舅姑惡笄有首以髽卒哭子折笄首以笄布總妾爲女君君之長子惡笄有首布總卒哭子折笄首以笄則不復髽矣妾爲女君君之長子笄總與上同乃別見之者明其不髽也然則三年之喪亦有不必髽者矣

欽定義疏云斬衰箭笄髽以終三年經著之矣其齊衰期者亏卒哭後又有終髽不終髽之异經未之見故記明之記不別言母為長子則亦髽可知以其為正體也妾為君之長子㝵與女君同不髽者异亏女君也妾之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不髽者异亏子婦也

鄭[元]云啟殯丈夫髽散帶垂此互文以相見耳髽婦人之變服小記曰男子免而婦人髽男子冠而婦人笄敖繼公云髽者去冠纚而為露紒也將髺髮者必先髽故言此以明之婦人當髽者自小斂以來至此自若故不必言熊朋來云經有脫字非互文林喬蔭云男子免

冠則露其紒髽者露紒之名不必婦人喪服四制禿者不髽左傳國人逆喪者皆髽皆非專言婦人也但男子必免冠而後露紒故經記多言免婦人無冠即以髽表之所以髽可通于男子免不可通于婦人以周案對文男子免婦人髽自是定名散文免亦可稱髽爲髽與免皆露紒也林說可通但免非去冠之謂也髻髮止于未成服以前啟殯至卒哭唯免而已不髻髮詳見賈疏敖說非　右髻髮免髽

鄭沅云親始死雞斯徒跣雞斯當爲笄纚聲之誤也親始死去冠二日乃去笄纚括髮也陳祥道云雞斯蓋哭

譽鄭改字恐不然以周案大戴喪服變除斬衰三年之服有父喪笄纚徒跣之文鄭注本之大戴非若陳氏憑空立說廣雅釋詁紒䯻髤髽雞斯𩬰髻也其說本鄭而失其意鄭注問喪破雞斯為笄纚云二日乃去笄纚括髮明括髮時又去雞斯也士喪禮主人髻髮注云始死將斬衰者雞斯今至小斂變髻髮者去笄纚而紒是去雞斯乃為髻非以髻當雞斯也

戴德說始死妻為夫妾為君笄纚不徒跣扱上衽鄭元云婦人將斬衰者去笄而纚崔靈恩說始死斬衰婦人去纚以周案始死婦人去笄而纚猶男子之去冠而纚

也去纚在小斂日著笄在成服日宜從鄭說

鄭[元]云始死去冠而笄纚服深衣陳祥道云檀弓云始死羔裘[元]冠者易之始死有易冠無去冠有易裘無袒衣檀弓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戶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謂人子于始喪孝生之心未已故未忍去飾焉徐乾學云親始死徒跣扱衽無容哀之至也豈有下則徒跣而上仍著冠乎以周衰始死時易服深衣其冠履一時竝去徐駁陳是

戴德說始有父母之喪笄纚徒跣扱上衽既襲三稱服白布深衣縈章甫冠白麻屨鄭[元]說親始死去冠笄纚

如故既襲三稱衣十五升布深衣扱上衽徒跣交手哭
二日乃去笄纚括髮崔靈恩說親始死子去冠笄纚如
故徒跣始死後乃加素冠于笄纚之上小斂投冠括髮
斂後大夫素弁士素委貌皆加環絰孔穎達說始死去
冠有笄纚小斂去笄纚著素冠斂訖投冠括髮絰帶以
至大斂而成服以周家親始死即去冠空跣至成服乃
有冠屨故叔孫武叔于小斂投冠子游譏之也鄭注士
喪禮云大斂不言免括髮者小斂以來自若矣鄭注是
也戴氏變除說既襲後即冠屨殊誤崔孔合戴鄭兩說
而一之尤悖于禮冠者服之尊而首之飾也下徒跣而

上著冠服既不稱三日內為子之痛淡燕容首亦何忍
飾也惟天子諸侯之大斂在三日成服後故䘮大記云
君將大斂子弁絰即位于序端是也孔疏因謂小斂時
子亦弁絰姝為難信
敖繼公云檀弓羔裘元冠者易之易以素冠深衣也始
死之服主人以下皆同而未暇有所別異沈彤云叔孫
武叔為其母則非斬衰之主人譏周云父卒為母始死
去元冠尸襲之後因其笄纚而加素冠蓋斬衰笄纚自
始死及于小斂之後不改如括髮之自小斂後及于成
服而始改也為母笄纚尸襲之後而即加素冠如括髮

之号卽堂下位而卽代以免也始死首服之節笄纚與
括髮並重父母之喪皆然但家無二尊故又以時之久
暫稍爲差等聖人之尤重父喪号始死之首服卽見之
陳号檀弓問喪不別齊斬失聖人制親喪輕重之義故
說與陳姝其誤則一以周案羔裘玄冠者易之指始死
言鄭云始死笄冠服深衣是也自始死笄冠屨後至成
服乃著冠屨經小斂但言括髮祖記卒小斂主人祖說
髦括髮以麻並不言笄冠是無冠也陳故說始死易綵
冠小斂又笄冠皆非叔孫武叔投冠在尸出戶後本失
禮節不足爲典沈說本小記注疏

戴德云小斂之後大夫以上冠素弁士則素委貌皆加環絰孔穎達云天子諸侯首服素弁以葛爲環絰大夫則素弁加環絰士則素委貌加環絰檀弓云弁絰葛而葬注接神不可以純凶天子諸侯變服而葬冠素弁以葛爲環絰是天子諸侯與卿大夫異也以周案大夫士皆三日成服斂時皆免括髮未有用冠弁者天子諸侯大斂在三日成服之後或昪弁絰檀弓所言爲葬服何昪據此爲小斂後服

器服記傳云惡笄者櫛笄也鄭元云櫛笄者以櫛之木爲笄或曰榛笄賈公彥云玉藻櫛用樿櫛謂用樿木爲

之故鄭云以櫛之木爲笄敖繼公云此傳之櫛卽檀弓
之榛蓋聲相近而轉爲櫛耳王引之云櫛當讀爲卽卽
栣木也爾雅曰櫬采薪舍人曰櫬名采薪又名卽薪樊
光曰荆州栣木曰采木以周案當從注疏櫛可爲櫛因
謂之櫛猶栣可爲薪因謂之薪也王說孤證難信
記傳云何以言子折笄首而不言婦終之也鄭元云在
夫家宜言婦終之者終子道于父母之恩敖繼公云卒
哭子折笄首以笄則不復髽矣婦則惡笄以髽自若也
終終器也言婦惡笄以終器兼折笄首之事故不言婦
也傳引記文云笄有首則記之惡字似衍以周案終之

也者謂終用惡笄喪服小記云齊衰惡笄帶以終喪謂此女子子在室箭笄髽三年見喪服經此記補言女子子適人爲父母及婦爲舅姑之服傳又發明婦爲舅姑惡笄以終喪見記折笄首專屬諸子之意鄭注不分子婦之异服失之沈冠雲江震滄竝從敖說

鄭元云始死婦人將斬衰者去笄而纚將齊衰者骨笄而纚敖繼公云曾子問言婦爲舅姑始死之服布深衣縞總則吉笄而纚自若婦人斬衰而下之服皆當如此沈彤云曾子問言縞總者在塗趨喪之服也若尋常在家而父母始死必去笄總而纚明矣敖不深考而再易

鄭義何邪以周案沈駁敖申鄭是右弁纚

喪服傳冠繩纓條屬右縫鄭元云屬猶著也通屈一條繩為武垂下為纓著之冠也襍記云喪冠條屬以別吉凶賈公彥說右縫者其冠三辟積向右為之大功已上哀重右縫小功緦麻哀輕左縫吉冠纓武異材凶冠則纓武同材敖繼公云條屬右縫皆謂纓也條屬者以一條繩為纓而又屬于武也右縫者以纓之上端縫綴于武之右邊也必右邊者辟經之纓也其屬之內以下端向上而結于武之左邊以固其冠也以周案凡冠有笄者紘無笄者纓敖說喪冠纓制同于組紘殊謬傳文當

讀冠緇纓條屬句右縫句喪冠無武屈緇纓一條以屬冠所以代武也賈說亏本文外添說武亦非如鄭解當云緇武纓條屬如敖解當云緇纓條屬亏武右縫賈公彥云冠外畢謂兩頭在武下向外出反屈之縫亏武縫畢向外故繼公云吉冠亏武上之內縫合之凶冠亏武上之外縫合之以周案當從疏畢記作繹記襍記言喪冠右縫左縫之別不明辟積多寡之數賈公彥云大功已上其冠三辟積鄉右爲之小功緦麻其冠亦三辟積鄉左爲之朱熹云儀禮三梁冠士禮也今天子通天冠二十四梁當亦其半羣臣如其本品進賢

冠之數呂柟云文皇后之喪東宮親王冠九𥿄皇孫冠
七𥿄則大夫士亦可例降以周案司服云凡凶事服弁
服凡弔事弁經服鄭注云服弁喪冠也其服斬衰齊衰
弁經如爵弁而素其服錫衰緦衰疑衰弁師云王之弁
經弁而加環經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弁經各以其等爲
之鄭注云弁經之弁其辟積如冕繅之就然一命大夫
士不辟積不言服弁服弁自天子以下無飾無等據此
而言兩服迥別雜記中歛服弁經葬服弁經皆據本服
言然渾言相通析言自別也朱子以弁經制說喪冠蓋
一時未覈之言明永樂閒據而行之呂氏又爲之差降

姝乖器服無等之義右冠

器服傳苴絰大搹鄭元云盈手曰搹搹扼也中人之扼圍九寸雷次宗說苴絰大搹不言寸數各從其人大小爲搤賈公彥云雷說非鄭義據鄭注不問人之大小皆以九寸圍之爲正朱熹云首絰大一搤只是拇指與弟二指一圍吳廷華云以指尺度之一圍不過六寸以周

案說文搹把也把握也搹爲盈手所握朱子說與注義亦异士喪禮搹作扼注云扼搤也史記集解引服虔云滿手曰搤搤扼義同

記檀弓篇有繆絰環絰之分鄭元說繆當爲不摎垂之

摎環絰弔服之絰環絰一股大如緦之麻絰纏而不糾賈公彥云緦之絰則兩股此環絰則一股纏之不糾以周案五服之絰皆繆絰兩股相絞弔服則用環絰亦謂之帶絰詳下卷以一股麻爲質又別以麻周環纏繞之加亏素冠之上與五服之繆絰迥然有別故記者有譏亏子柳也襍記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下即繼以公視大斂云云是言弔者之服弁絰必在主人小斂後雖君大夫亦然非主人有環絰制也鄭意小斂時主人亦一用環絰本失經義崔靈恩孔穎達等遂謂親始死孝子去冠至小斂士素委貌大夫素弁悉易加亏環絰此說

尤謬且弁而加絰繆環一也而謂纍弁加于環絰乎聶崇義五服圖楊信齋絰帶圖邱瓊山家禮儀節補以環絰制爲五服之絰廖西仲又繫冠于絰上並沿崔孔之誤近徐氏通攷變除表苴絰環絰並書亦未審也

鄭元說喪服大功布衰裳牡麻絰傳云殤之絰不樛垂蓋未成人也不樛垂者不絞其帶之垂也經又言長殤九月纓絰中殤七月不纓絰絰有纓者爲其重也自大功以上絰有纓以一條繩爲之小功以下絰無纓也敖繼公云樛當作繆檀弓云齊衰而繆絰繆絞也絰謂首絰也垂者其纓也殤絰之有纓者不絞其纓而散之纓

經謂纓其絰也纓卽絰之垂者此大功之纓絰其异亏成人者㡒而不絞爾以周案樛當依石經原刻作摎廣雅摎束也摎絞同義故鄭以絞釋摎褚氏云要絰有摎㡒之變若首絰九月以上始終有纓七月以下始終無纓但有有纓無纓之分無摎垂不摎垂之異敖氏以爲首絰誤是也首絰有纓以明重非如冠纓以固冠其纓以一條繩繫絰而垂兩頭之餘亏項亦非結亏頤下故絰纓可除冠纓不可除賈氏疏鄭亦失鄭意賈謂纓以固絰以結頤下則小功以下之無纓者其謂之何鄭謂纓以爲重則非固絰之用矣旣非固絰亦不必結頤下矣今吾俗絰纓尙垂項後但用布爲异爾盛氏說長殤除絰纓不摎垂中殤并除

冠纓尤謬矣

賈公彥云喪服斬衰苴絰杖絞帶以一苴目下三事謂以苴麻爲首絰要絰又以苴竹爲杖以苴麻爲絞帶敖繼公云絞帶用牡麻與菅茅類也以周案當從疏士喪禮婦人之帶牡麻結本主齊衰婦人立文非斬衰男子絞帶用牡麻也

鄭[元]云士喪禮婦人之帶牡麻結本在房婦人亦有苴絰但言帶者記其異此齊衰婦人斬衰婦人亦有苴絰也敖繼公說婦人斬衰之帶亦用牡麻房西房以周案絰主齊衰婦人言若斬衰亦用苴麻竝當從鄭注敖氏

之說褚氏駁之云婦人重要男子重首豈有婦人經帶反輕于首服而不用苴之理是也鄭義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士東房西室喪大記婦人髽帶麻于房中爲西房此房中爲東房也敖氏以此房亦西房江氏又駁之云此文承餟于東方之下且下又有餟于西坫南之文則此之所餟爲東而非西明矣胡氏又云士之正寢亦有東西房小斂以後男子之位在阼階下故陳經帶于東坫之南婦人之位在阼階上故陳經帶于東房皆就近陳之

臧德說緦衰裳牡麻經制同小功馬融破之云絰帶從

大功制度小功言澡麻斯言牡麻知從大功也戴德說其屨吉屨無約敖繼公破之云此承大功之下疑亦用繩屨與齊衰三月同蓋服至尊之屨或當然矣

賈公彥云齊衰期傳帶緣各視其冠帶謂布帶象革帶者緣謂喪服之內中衣二者之布升數視其冠本同齊衰之冠因并及帶緣者博陳其義也敖繼公云帶緣各視其冠謂齊衰以至緦麻其布帶與其冠衰之緣亦各以其冠布為之閒傳練冠縓緣檀弓練衣縓緣則重服未練以前與夫輕服之冠衰皆有布緣明矣冠緣者紕也衰緣者其領及袪之純盛世佐云帶緣布帶帶之緣也

各各齊衰以下也斬衰絞帶無緣齊衰以下以布為帶又有緣輕者飾也云帶緣各視其冠則帶之升數各視其衰與褚寅亮云此衰之緣也至此章傳始言緣則斬與齊衰三秊者無緣明矣胡培翬云此帶之緣各與其冠布升數同當謂大功以下服輕者若齊衰以上未必有緣也以周案帶緣當從盛說帶之有緣為服輕者當從胡說傳因齊衰之冠幷及帶緣疏謂博陳其義是非齊衰以上有是緣也至衰冠有緣亏古未聞記云公子為其母妻麻衣縓緣皆既葬除之注云此麻衣如深衣為不制衰裳變也是衰裳無緣飾矣敖氏亏斬衰章謂

斬衰領衰亦有純作傳之人未詳要不足據

王肅說絞帶其大如要經雷次宗說絞帶在要經之下要經又五分去一以為帶張惠言云生時大帶四寸革帶二寸則絞帶之大不當如要經可知以周索張申雷說甚當林氏求義謂絞帶卽要經乃既夕記小斂主人絞帶三日絞垂終說不通不錄

李如圭云繩帶者絞麻為繩作帶也五服之經皆絞麻兩股相交繩帶則不但兩股矣胡培翬云首經要經皆用枲麻絞帶當是先以麻糾作繩而後絞之以為帶說文段注云兩繩相交而緊謂之絞是也以周索絞經絞帶皆謂兩股相交兩股交謂之繩故曰絞帶者繩帶也

諸說非冐傳疏云麻帶兩股相合

既夕記三日絞垂舊說此主大功以上男子要絰言婦人絰帶結本在房初而絞之不待三日敖繼公說大功以上男女竝同婦人之帶雖結本亦未絞至此與丈夫同絞之以周案絞帶全絞爲繩要絰亏束身處葢纏而不糾與環絰同詳下卷帶絰其垂長三尺初撇至時絞之亦絞其撇者而已故曰絞垂若婦人結本是不垂也既不垂又何絞敖說非

小功布衰裳澡麻帶絰鄭元云澡者治去莩垢不絕其本也小記曰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其本屈而反以報

之賀瑒云下殤小功男子絰牡麻而帶澡婦人帶牡麻
而絰澡故小功殤章云澡麻帶絰若依其次不應爲帶
故知爲言男子之帶後言婦人之絰也賈公彥云大功
以上絰帶有本小功以下斷本此殤小功中有下殤小
功帶不絕本與大功同故進帶于絰上倒文以見重且
上章多以一絰包二此別言帶者亦欲見帶不絕本與
經不同故也李如圭云賀說非鄭義
記閒傳葛帶三重鄭元云謂男子五分去一而四糾之
帶輕旣變因爲飾也舊說云三糾之練而帶去一股去
一股則小于小功之絰似非也以周案閒傳旣虞卒哭

厺麻服葛葛帶三重兼要經絞帶言賈疏謂絞帶虞後變麻服布非也胡竹村云斬衰絞帶旣與要絰同用苴麻則虞後亦當與要經同用葛是已　又案五服之帶甄鸞李淳風算術皆四其實五其法今如其術推之斬衰之首經據鄭注圍九寸厺五分一以為帶四其實實九寸五其法㝵帶圍七寸二分齊衰之經與斬衰之帶同厺五分一以為帶四其實實七寸二分下法倣此五其法則齊衰帶圍㝵五寸七分六釐大功之經與齊衰之帶同厺五分一以為帶四其實五其法則大功帶圍㝵四寸六分零八豪小功之經與大功之帶同厺五分一以為帶四

其實五其殺則小功帶圍尋三寸六分八氂六豪四絲緦麻之經與小功之帶同殺五分一以為帶四其實五其殺則緦麻帶圍尋二寸九分四氂九豪一絲二忽楊信齋云小功帶三寸五分有奇緦麻帶二寸八分有奇未是既虞殺麻易葛其帶圍仍如麻帶以五分殺一之四糾之至練又殺一股尚尋四寸五分若依舊說以葛帶三重為三糾之是五分殺二則虞後帶圍止有五寸四分至練而帶又殺一股止尋二寸七分是并小于小功之帶圍矣故鄭以為非說詳下卷記言婦人不葛帶而麻帶畧服大功章男女竝陳有卽葛九月之文以周案鄭注婦人大功小功者葛帶則不

葛帶者專謂斬衰齊衰也敖氏以爲兼葛帶說詳後右

絰帶

喪服記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袧若齊裳內衰外

賈公彥云自此以下記衰裳之制用布多少尺寸之數

凡者統五服而言以周案此記統言五服衰裳之制故

曰凡則下文所記適負衰衽五服皆然故禮亏喪服异

同鉅細悉記而適負衰衽獨無一言及其等殺黃勉齋

楊信齋據鄭注耑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領孝子哀

戚無所不在以爲此唯子爲父母用之旁親不用敖君

善謂服以衰名凡凶服弔服皆有衰矣辟領亦同若負

版則惟孝子有之徐健庵又謂五服皆有衰惟負版辟領子亐父母用之皆非也如無有衰後負左右分適則衰不可著矣有衰後負左右分適所以固闕中之領也非虛贅而可去之物也衰之等壓在升數不在衰適負版

負廣出亐適寸鄭元云負在背上者也適辟領也負出亐辟領外旁一寸賈公彥云負在背上上畔縫著領下畔垂放之負尺八寸敖繼公云負之廣無定數惟以出亐適旁一寸為度其長葢比亐衰與以周案適博四寸負縫亐領其廣出亐適寸則㝵六寸必出之者為邊不

緝易䙡不出之䄄以固領也賈疏葢誤敖說尤非
適博四寸出㐅衺鄭元云辟領廣四寸則與闊中八寸
也两之爲尺六寸敖繼公云云博四寸又云出㐅衺則
出㐅衺者非謂其博也則博者其從之廣與凡爲衣必
先開其當項之處其上下之度相去四寸左右之度則
隨其人之肥瘠而爲之闊陜不定也以周秦注適謂之
辟領葢古語也凡衣當頸之處開辟方領其闊中之廣
四寸正與衺等又反摺而出之左右則其廣八寸而出
㐅衺矣必出之者所以固領也不言縱者隨人之大小
肥瘠取足爲限也今以廣縱各四寸計之則辟領之圖

尋尺六寸當今布尺為尺二寸許甚合據鄭注辟領別用布加其上非反摺而出之闕中者亦之開領處也辟領者別用布著縣之以固其領也莊子庚桑楚形之與形亦辟矣崔注相著也素問調經論聶辟氣不足王注謂辟疊也是其義辟領周疊領口實尋八寸為與適博四寸不合故別闕中言之讀者不察謬謂兩相開領之處各尋四寸則領之圍三尺二寸即肥大人亦不可著矣所以來楊信齋塞闕中以為領之說也闕中今俗闊中蓋誤敖氏以博四寸為從之廣未是其說隨人肥瘠而為之不為無見

衰長六寸博四寸鄭[元]云廣袤當心賈公彥云綴于外衿之上故得廣長當心以周衰衣有內外衿所謂衽也衰綴于外衿之上當領處闕中博四寸故衰亦四寸衰所以承領亦以固之也賈疏申鄭既以衽爲掩裳際之物則此云外衿似于經外添說後儒以衰衣爲對衿之衣于四寸之衰又不能當心邪瓊山將對衿之衣斜掩于胷以作內外衿尤謬夏弢甫謂衰著于適適謂領偏向旁開與衣殊材衣說乃著適而衰正當心要屬杜撰張臯文謂衰左縫右紐亦非

衣帶下尺鄭[元]云要也廣尺足以掩裳上際賈公彥云帶謂帶衣之帶非大帶革帶也下尺者上下闊一尺其

横不著尺寸者人有麤細取足爲限也敖繼公云此接衣之布帶謂要絰黄潤玉云此言人隨身長短于束帶下再長一尺可掩裳際非别以布接衣也以周案賈疏帶謂衣帶之帶者衣自有帶所以結其衣者也或以爲大帶絰帶皆非帶下别綴布一尺以掩裳際與宋人所說襴衫相似但古衣裳殊以横襴之布掩其際宋人襴衫無裳直以横襴分上下爾家南山先生說别備一通

又案宋人襴衫始于馬周新唐書車服志云馬周以三代有深衣請加襴袖褾襈爲士人上服

衽二尺有五寸鄭元云衽所以掩裳際也上正一尺燕

尾一尺五寸凡用布三尺五寸上正一尺燕尾一尺五寸據一袵言凡用布三尺五寸據兩袵言今本作燕尾二尺五寸誤賈公彥云用布三尺五寸尋兩條袵綴衣兩旁垂之向下掩裳際黃潤玉云此言用布一幅長二尺五寸斜尖裁為燕尾狀施于領下作內外衿陝頭向上廣頭向下上以承領下與衣齊葢衣必有衿而後可掩胸體若如鄭賈之說是衣皆無衿如對衿比甲之制失其義矣王庭相云問喪曰親始死扱上袵謂袒衣也若袵衣之兩旁安謂之上大記曰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袵謂左掩其衿也若在裳之兩旁謂之左袵何居說文曰袵衿交也若袵裳之兩旁安有交義

黃說是也以周案方言說文衽字本有兩義此當用衣衿之說爲吾家南山先生之特識衽用二尺五寸之布分佗兩衿裦必有衿而後可以廣長當心不然則裦偏矣裳亦必有衣衿而後婦人可以不殊裳不然則冓裳之中幅裂矣觀鄭賈說四寸之裦亦非謂裦衣無衿鄭特略之賈因明言之矣又案禮服對衿見阮氏三禮圖朱子因以直領對衿爲古服方領有衽爲胡服說詳衣服門

袂屬幅衣二尺有二寸鄭元云連幅謂不削二尺有二寸謂袂中也言衣者明與身參齊衣自領至要二尺二寸倍之四尺四寸加闕中八寸而又倍之凡衣用布一

丈四寸賈公彥云闕中謂闕去中央安項處四寸當縫兩相總闕去八寸若身後據長而言則一相各長八寸通身後兩身四尺四寸總五尺二寸也要以一相五尺二寸并計之用布一丈四寸此惟計身不計袂與袪及負衽之等者彼尺寸自見又不全幅故皆不言也楊復說鄭注加辟領八寸而又倍之者宋本注疏作闕中今本誤作闊中楊氏所引作辟領又一本謂別用布一尺六寸橫闊八寸又縱摺而中分之其下一半裁斷左右兩端各四寸除去不用袛留中閑八寸以加後之闊中元裁辟領各四寸處而塞其缺此所謂加辟領八寸也其身一半全一尺六寸不裁

以布之中闊從項上分左右對摺向肩垂下以加于肩之闊中與元裁斷處相接以爲領此又倍之而爲一尺六寸焉張惠言云衣之長二尺二寸而用布尋肩後通爲五尺二寸是古衣當肩爲殺縫中屈其八寸爲曲袷袷之左右皆殺去八寸之布而爲縫如是則袷方而衣身止二尺二寸也以周案上文負適衰衽皆削幅不全故于此別言屬幅袂布屬幅欲與衣身之二尺二寸齊也鄭注闊中之說據賈疏張說卽以衣之本身爲之然當肩殺而爲縫殊屬可疑據楊信齋說別用布加之以塞闊中然鄭注加闊中八寸空句絕上倍之據一相言

而又倍之據兩相言賈疏本明楊氏以而又倍之專屬闕中亦巧而鑿

袪尺二寸鄭元云袪褎口也尺二寸足以容中人之併兩手賈公彥云此據複攝而言圍之則二尺四寸與深衣同杜佑云繼袂之末又綴以廣尺二寸之布謂之袪李如圭云袂中二尺二寸自掖下微圜裁之至袂口而陜止闊尺二寸深衣曰袂圜以應規是也萬斯同云袪尺二寸者謂二尺二寸之袪縱其下一尺又留上一尺二寸不縫故謂之袖口以周案上云袂屬幅注謂不削連幅不削欲其袂縱橫正方故襍記謂之端袁李說如

深衣袂圜殺裁之非襍記凡弁絰其衰侈袂謂弔服詳
後杜說叜誤萬說近是
鄭[元]說婦人不殊裳衰如男子衰下如深衣則無帶下
又無衽郝敬云鄭注無據婦亦殊裳以周案鄭意經亐
男子五服竝舉衰裳亐妻妾女子別言總笄髽衰之制
獨不舉裳周禮王后六服亦但言衣故云爾陳氏銓謂
婦人衰而不裳尤謬
記檀弓衰與其不當物也[甯]無衰鄭[元]云謂精粗廣陝
不應灋制以周案檀弓篇縣子曰綌衰繐裳非古也鄭
注非時尚輕涼慢禮是衰之不當物也久矣古者縣衰

冠之式亏路門縣器首服之灋亏宮門而禁其不中灋者今庶民不見衰冠之式而講禮之家欲爲衰者又苦無其物爲之慨然思古焉

右衰裳

器服冠受升數自齊衰四升以下不見亏經鄭學者說齊衰降服衰四等冠七升受衰七升冠八升正服衰五升冠八升受衰八升冠九升義服衰六升冠九升受衰九升冠十升大功降服衰七升冠十升受衰十升冠十一升正服衰八升冠十升受衰十升冠十一升義服九升冠十一升受衰十一升冠十二升小功以下無受冠衰同升斬衰三升三升有半受以齊衰之下等齊衰四

升五升六升受以大功上中下三等之殺大功七升無
受八升九升受以小功上中二等之殺自大功降服以
上之冠與衰常三等受冠與衰常一等大功正服義服
之冠與衰二等受冠與衰亦一等陳祥道說喪服斬衰
二等其冠同六升以其冠為受受冠七升則始喪衰異
而冠同及受則冠衰皆同由是推之齊衰四升冠七升
受冠八升則四升五升六升之衰其冠同七升受則衰
同七升冠同八升矣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
一升蓋大功用小功之衰為冠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
而冠同十升受衰同十升而冠同十一升也盛世佐說

斬衰二等而其冠同六升受以齊衰之下也齊衰四升五升六升而其冠同七升受以大功之上也大功七升八升九升而其冠同十一升受以小功之中也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而其冠同十五升抽其半以緦麻無上中下之別但有一衰故也小功無受緦麻冠衰同者以喪冠之升數竆亏此不可以吉冠受之也以周案喪服傳曰齊衰大功冠其受也緦麻小功冠其衰也據此大功以上以其受為冠則同等之冠衰升數有异也小功以下以其衰為冠則同等之冠升衰升無异而异等之衰升不同冠升可知矣知此則大功以上同服异等

之冠升必有不同亦可知矣自陳氏泥于斬衰同冠六升之例則同服同冠不如衰升之有別亦未見其果是也且經大功布衰三月受以小功衰傳曰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鄭解記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正據此傳爲說義本明確陳說大功受衰同十升顯與傳悖盛氏沿陳于傳文大功冠其受小功冠其衰兩其字有异指亦屬牽强凡疑義無確證者不如從舊爲安

喪服記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六升以其冠爲受受冠七升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爲受受冠八升繐衰

四升有半其冠八升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閒傳云斬衰少三升有半一等齊衰多五升六升二等大功多七升一等小功多十二升一等鄭元說喪服主云受閒傳是極列衣服之差盛世佐說喪服文不具目注云主云受服似泥總衰亦無受服何以特言之邪

喪服記衰三升三升有半鄭元云齊晏桓子卒晏嬰麤衰斬其縷枉齊斬之閒謂縷如三升半而三升不緝也斬衰以三升為正微細焉則屬云麤也賈公彥云諸侯為天子臣為君之等為義服三升有半金榜云傳云斬

衰菅屨下但言衰三升足明君父至尊衰同升數則三升有半爲布帶繩屨者言也江筠云三升有半之服專以公士大夫之臣言謚其衰之升數爲三升有半以异于三升之凡爲君者正別嫌明微之意又經不綴于臣爲君之後而獨箸之末條則等殺亦從可知矣以周案金江說亦備一義夏嗛甫作五服釋例謂斬衰兼三升半之服鄭注襍記本屬縣揣後答張融乃以爲亂世尙輕凉非王者達禮是鄭亦知其說之必不可通也三升有半僅喪服記一見不足據茲說大謬張融語見襍記疏誤以爲鄭荅尤兼論世之學融語本檀弓紛衰總裳

注意與鄭亦异

喪服記齊衰四升其冠七升鄭元云此謂爲母服也賈公彥云此據父卒爲母齊衰三年而言降服四升父在爲母期正服五升敖繼公說此齊衰四升其亏三年者爲正服亏期者爲降服也齊衰三年有正有義齊衰期者有降有正有義以周案爲母之服皆四升賈疏非

總麻十五升抽其半鄭元云總精粗與朝服同去其半則六百縷而疏也敖繼公說總麻七升有半比亏他服之布爲稍疏比亏他布之縷爲㝡細細者所以見其爲輕喪疏者所以明其非吉布若布縷之或治或否其意

亦猶是也姜兆錫盛世佐說十五升去其半者謂十四升有半而縷計一千一百有六十也下記云三升有半四升有半半者皆謂半升也金榜說緦衰錫衰皆用十五升治其縷者唯七升半傳曰緦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則其半爲無事可知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縷則其半爲有事可知以周案緦衰爲服之窮本弔服也故緦衰之制與繐衰同皆細其縷而少其升繐衰四升半在大功九升之下緦麻七升半在小功十二升之下其例正同襍記云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緦則縷之細與升之數皆見故不直云七升半也鄭意如此姜氏以五服等殺推之爲十四升有半

如其說則弔服錫衰總衰疑衰皆當為十四升有半先鄭疑衰十四升之說亦為非矣

胡培翬云五服用布升數詳于禮記閒傳而略具于此記斬衰二等齊衰大功小功各三等而以降正義之服分屬之則傳記璑文自鄭此注始賈氏因于疏內極論降正義服其說多遺漏牴牾難以徵信嗣後宋勉齋黃氏榦有服例信齋楊氏復有圖皆以分別三者之服而亦互有同异良由傳記但言降服未有正義之名難于訂證也近盛氏世佐譔儀禮集編亟定服圖江氏筠譔讀儀禮私記箸降正義服考定其說俱有合有不合以

周案五服冠衰升數及降正義服以胡氏所攷爲最精

案詳見後表右升數

受業江陰章元治

從子炳燠仝校

禮書通故弟九

定海黃以周述

白虎通義云禮曰天子七日公諸侯五日卿大夫三日而成服舊說成服必在殯後一說成服必在三日猶望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故可成服以周案成服必在三日是矣但謂望其生故不成服亦未是士亏二日大斂遂殯已不望其生矣何不可以成服乎何又延至三日也禮曰三日不怠蓋此時爲子之痛深無容除冠徒跣不忍成服問喪云冠者不肉袒冠至尊也鄭注身無飾者不敢冠不敢冠斯不成服矣士喪禮云三

日成服杖此禮自天子諸侯下逮士殯後成服天子諸
侯不待殯而成服者是猶士卒哭受服天子諸侯亦不
待卒哭而受服也天子七月而葬九虞訖而受服九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虞訖而受服七月而卒哭見喪服注疏檀弓注天子諸侯既虞卒哭乃服受服未是喪大記云君之喪
三日子夫人杖杖則成服可知檀弓云天子崩三日祝
先服五日官長服弓禮近臣君服斯服祝即近臣也三
日近臣服則君之成服可知白虎通義所引禮無見文
葢當時禮說無據右成服
記喪大記君將大斂子弁絰鄭元云子弁絰者未成服
弁如爵弁而素大夫之喪子亦弁絰以周案弁即服弁

之弁謂麻弁也王肅注喪記云大夫以上在喪斂時弁絰士冠素委貌弁絰謂麻弁素委貌即喪冠士小斂後加絰帶至三日成服始加冠寢天子諸侯亏三日後亦易服弁服故云將大斂子弁絰君出疆殯其子不忍成服而亏大斂時亦已麻弁絰疏寢苴杖矣見曾子問疏寢即齊寢以是推之則君將大斂其子成服可知也雖成服而後服服弁云弁絰則成服亦可知也大夫之子與士同大斂弁未成服不得有弁

記檀弓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有敬心焉鄭元云接神之道不可以純凶天子諸侯變服而葬冠素弁以葛

為環絰既虞卒哭乃服受服也孔穎達云三月踰時哀衰而敬生敬則服有飾大夫士三月而葬未踰時不變服陸佃說葛䋝弁絰下則葛帶也絰仍用麻弁絰葛而葬卿大夫以下禮知然者以下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其敬諡隆一說自天子下至士皆弁絰葛而葬以周案弁絰即曾子問所謂麻弁絰指器冠說弁絰葛者所以別器冠之苴絰也葬時器冠本苴絰故特言葛以明之經記言士大夫之葬從柩下窆贈幣主人皆袒免無用弁時時絰苴絰亦無用葛者故鄭以此主天子諸侯言江熙說同是

凡未葬不變服故小記云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蕭望之說主喪者獨謂子過期不葬子義不可除盧植說其下子孫皆不除以主喪為正耳鄭玄說其餘謂旁親也王肅說斬衰之喪未葬不變服劉世明說其餘注謂旁親不指言眾子當除也眾子雖不承適非旁親也劉昭說受弔之禮惟喪主稽顙餘人哭踊而已諸言喪主唯謂一人不指眾子徐邈說妻喪無子為主夫不應除服郎吾下流多不能備禮今且宜變至葬反服亦可夏侯盛雷次宗說不言三年而云主喪是不必唯施子孫也吉凶異道不得相

于殯柩尚在豈可弁冕臨尊夫主妻喪爲不安除庾蔚之說君所主夫人妻太子適婦此以尊主卑不得同以卑主尊無緣以卑之未葬而使尊者長服衰經也且肅儒說主喪不除無爲下流之義唯亏承重之身爲其祖曾若子之爲父臣之爲君妻之爲夫不待言而明矣以周案蕭氏獨謂子一說盧鄭兩家兼子孫言一說劉世明申盧鄭劉昭駁之專主適承重一人又一說王肅謂有斬衰服者不變庾蔚之從之又一說徐邈雷次宗謂尊主卑喪亦不除已爲庾氏所駁又一說其實主喪原止一人但主喪不除凡主人之有三年服者俱不除矣

盧說本明但不必兼孫言之劉雷兩駁皆泥其餘謂期以下眾主人也凡未殯有主人括髮眾主人免之別久而不葬則又有主人不除眾主人終月數除之之分諸說各異王庾近之右葬服

記閒傳既虞卒哭去麻服葛葛帶三重鄭注見上卷孔穎達云以經五分去一唯有四分化四股糾之積而相重四股則三重未受服之前麻帶為兩股相合也直云葛帶三重則首經雖葛猶兩股糾之以周案云去麻服葛葛帶三重明未受服之麻帶為兩股相糾孔疏是也胡氏儀禮正義以麻帶亦四股相糾不足據說詳前但麻帶既兩股則葛帶三重當如

注所引舊說爲三股相重不必如鄭所言葢五服之麻帶各去其五分經之一分作兩股交而絞之故謂之絞帶葛帶亦各去其五分經之一分作三股重而糾之故謂之三重則斬衰之葛帶未嘗小于小功之經也練之葛帶亦三重注駁舊說云練而帶去一股恐未必然葢亦去其五分經之一三重糾之鄭以卒哭三重爲有飾練帶不辱無飾作兩股明矣

鄭元云卒哭婦人說首經不說帶齊斬婦人帶不變也婦人少變而重帶帶下體之上也大功小功者葛帶時亦不說者未可以輕文變于主婦之質至祔葛帶以即

位敖繼公云婦人重帶有除無變其三年者至小祥除之齊衰期以至小功皆終喪而除之其緦麻者此時亦不說既虞則除之與以周案賈孔申鄭以喪服大功小功兩章有卽葛之文章內皆男女並陳是大功小功婦人有葛帶之證然少儀云葛絰而麻帶檀弓云婦人不葛帶而麻帶並未分齊斬與功服之異喪服雖有卽葛之文亦未明云婦人有葛帶敖氏此說不爲無見

士虞禮虞主人及兄弟如葬服鄭元云葬服者既夕曰丈夫髽散帶垂也賈公彥云小斂時斬衰男子括髮齊衰以下免啟殯之後雖斬衰亦免而無括髮敖繼公說

葬虞之服主人括髮衆主人免大功以上皆散帶垂以
周案母喪唯小斂一括髮餘皆以免終事父喪自小斂
至成服常括髮自成服至卒哭亦受之以免矣卒哭後不免
小記云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鄭
注皆免自主人至緦麻則主人亏虞亦免矣小記又云
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鄭注不散麻者
自若絞垂為人君變貶亏既啟之後鄭直以不散垂為
貶亏啟殯則著免不貶矣是主人亏葬亦免也敖說非
據
魏休甯說禮大功之衰易斬衰既練之服是中祥空絹

其衰也若不緝為重大功不㝵奪之又三年之喪笄杖不易其餘皆變中祥緝衰是輕之也不緝則無變魏顗難之云若如斯言斬衰但止三月殆非立禮之意大喪初衰三升既虞六升中祥七升衰以三變非不降也何必朞亏緝衰然後為殺禮女子子適人有父母之喪既成齊衰之服而夫出之不改服而待既虞要服斬衰之服終三年以此徵之不緝衰亦可知也緝與不緝別齊斬爾今斬止一期稱為三年何見魏休甯解之云為父既虞受六升之布齊衰既虞以七升布為衰禮女子子出待既虞受以斬衰之受非要斬也父母情等服俱三

年父斬衰母緝衰以別尊卑斬止三月未爲怪也魏顗難之云如便緝之斬名何辱復存孔汪問徐邈云終喪服斬釋斬便縞非漸殺意邈荅云凡喪服褋變備載經記而變斬以緝經都無證且禮倂斬衰三年此不易之文也以周案邈顗說是右變服

舊說三年之喪期而練謂著練冠練中衣也其受衰七升名曰功衰與大功布同也張載說練衣謂鍛煉大功之布以爲衰故言功衰功衰上之衣也以受始喪斬疏之衰呂大臨云功衰是卒哭所受六升之服六升成布曰功衰林氏求義申呂詳不復錄黃榦云練再受服經傳雖無明文

謂既練而服功衰則記禮者屢言之禓記云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練則弔又云有父母之喪尙功衰而祔兄弟之殤則練冠以祔服問云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絰期之絰服其功衰以周家勉齋引記三節以駁張子說可謂當矣然注疏據斬衰之受服功衰在練遂概以功衰爲練服呂氏又不計斬齊之受功衰有遲早遂概以功衰爲卒哭之受服實皆失之一偏禮多以功沽對文沽謂麤惡經亏斬齊衰曰疏衰裳不言布大功謂之大功布明斬齊之疏衰猶未成布也六升成布記有其文然六升之布尙不𢇛偁功

布功布自在七升以上故大功猶傳沽功謂功布之加麤功者也則六升布無功名明矣以斬衰正服三升言其卒哭受服六升不得傳功以齊衰言三年服衰四升受服七升杖期正服五升受服八升義服正服六升受服九升正合大功三等之布此受衰所以有功衰之名也襍記首言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據母喪杖期而言下即繼以三年之喪亦據母服為文母喪之三年者其受服功衰也卒哭受服服功衰不以弔如有有服之親喪亦服其功衰之服而往哭之有服即下大功之屬所謂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

往非兄弟雖鄰不往是也練則弔以下數句又申言杖期弔哭之禮大功弔哭而退不聽事與上文有服往哭之義同皆以既葬為斷凡弔者必聽事故公弔其臣亦曰寡君承事大功者其有服之親也弔哭而退不聽事明往哭雖兼行弔而仍有异于常弔此毋喪弔哭之禮异于期功者也鄭注以功衰為既練之服嫌與練則弔相亂遂改易經文恐未然也襍記又言有父母之喪尙功衰而祔兄弟之殤則練冠祔謂祔兄弟之殤而尋練冠者惟父喪既練母喪既葬之後其受服功衰乃得爾也服問帶其故葛帶絰期之絰服其功衰帶曰故絰曰

期別其事而三年既練與期既葬其受服皆功衰故變文言其曰服其功衰明兩服同也舊解俱不明析

禮器服記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縓緣為其妻縓冠麻衣縓緣賈公彥說縓冠縓布為之縓緣以繒敖繼公說縓冠之縓亦當作練冠衣皆有緣以周案練冠縓冠有別練冠但湅其布縓冠則又染之以朱縓淺絳也練者湅其布也縓緣亦以布緣其衣敖氏以為緣冠亦誤褚氏從敖未是

舊說云小祥之練用練布為衣冠夏炘說小祥之練冠為繒其練衣用布說文練湅繒也器冠用布小祥之後

以練易布不染大祥易練以縞縞繒之精罟者也至禮易縞以纖間傳注黑經白緯曰纖始半元冠之吉矣以周案間傳期而小祥練冠縓緣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麻衣者十五升白布深衣也大祥乃易白布深衣則小祥後其外衰猶未除也故鄭以小祥之練衣為練中衣至大祥乃去衰素縞絲練冠練衣皆布夏氏以練冠為繒本方愨說練衣布練冠繒一練二物與賈疏縓冠縓緣一縓二物同失

記禠記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鄭元云有以喪事贈賵來者雖不及時猶變服服祥祭之服以受之

重其禮也陸佃說此言親器雖既祥猶有他器未除今以祥故無所不用縞縞既祥之服也然後反服反他器之服萬斯同說大祥之時止妻妾子女有服其他期服以下之親皆除諸人既來與祭亦必易之以縞冠事訖然後反吉服以周案大祥主人朝服縞冠其與祭者亦吉服縞冠也記云縞冠玄武子姓之冠謂此鄭注似本文外添說陸氏較順當以萬說為正

鄭玄云朝服始即吉正祭服也小記除成器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是也祭猶縞冠未純吉也既祭乃服大祥素縞麻衣釋禫之禮云玄冠黃裳則是禫祭玄冠矣黃裳

者未大吉也釋禫禮變除禮卽既祭乃服禫服朝服綅冠踰月吉祭乃元冠朝服既祭元端而居復平常也柴紹炳說檀弓祥而縞是月禫謂大祥之後則服禫服禫服者素縞麻衣是也禫祭者服終而釋吉卜日以祭閒傳云禫而纖無所不佩纖者吉服正與魯論去喪無所不佩之義同蓋既祭而釋吉故禫服曰是月禫祭曰中月小祥卽易練服大祥卽易禫服禫祭卽易吉服以周案祥祭朝服縞冠見小記禫記既祥素縞麻衣見閒傳麻衣者白布深衣也見襍記鄭注禫非吉祭禫祭服元端喪服小記除殤之喪者其祭也必元注云不縞冠元端黃裳

而祭不朝服未純吉也弓成人爲釋禫之服則此云元冠黃裳爲元端服矣既禫而纖戴君變除禮云黑經白緯曰纖是也祥縞禫纖吉元夏書曰元纖縞鄭注引舊說纖冠者采纓也纖或作綅既禫綅冠亦謂縞冠有采纓爾鄭義如此但大祥既用朝服元衣素裳而禫祭轉用元端元衣黃裳未大吉之服似失其次其意祥祭易朝服之冠禫祭易朝服之裳其實經凡言朝服可易其冠而不可易其裳元衣黃裳卽元端服何朝服之有今以記文考之祥祭縞冠朝服禫祭元冠朝服吉祭大夫仍元冠朝服孤卿則用爵弁服釋禫之禮不足据也　右

練祥禫服

凡重喪未葬虞不變服服非有輕喪又遭重喪者則服其重服既虞乃行輕喪練祥之事襍記其有父母同月日喪者則葬先輕而後重虞先重而後輕故先葬者不遽虞其葬服皆斬衰虞祔祥練則服其服卒事反服父服曾子問小記及鄭注有三年之喪既虞又遭期喪則男子絰其上服之葛絰帶其下服之麻帶是謂重者特輕者包見閒傳并注時婦人重麻既葬而上服猶未練則男子又帶上服之葛帶閒傳鄭注云凡下服虞卒哭男子反其故葛帶婦人反其故葛絰其上服除則固自受以下服之受矣又見吳射慈說大功之亐期喪亦如之閒傳并注若小功緦麻無所變亐斬齊大功亐免絰之既免去絰見服問有

三年之喪既練又遭期喪則經帶皆麻是謂重麻見服問注既葬則男子帶其上服之葛帶經下服之葛經是謂重葛見間傳并注時婦人亦重麻重葛有大功之喪亦如之服問男子重首重者特故首經未除無變既除乃加男子輕要輕者包故要帶隨時可易亦必麻葛大小相同斯可兼服兼服有數說鄭注小記云兼服之謂服麻又服葛也男子則經上服之葛帶下服之麻婦人則經下服之麻固自帶其故帶也兼服之文主于男子一說重特輕包即為兼服兩喪不必麻葛兩兼兼服之文統男女兩說皆通當以鄭義為正鄭意以間傳輕包重特對文麻葛重麻葛兼服亦對

文故云爾也又一說男子輕要輕者包故要服斬衰之帶又兼服齊衰之帶也此為不經之談又通典載杜預束晳傅純荀訥易服之議亦多違經典

記服問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絰期之絰服其功衰有大功之喪亦如之皇侃孔穎達說此大功之喪專承上三年之喪練後言也亦如之亦上既葬矣帶其故葛帶絰期之絰也此期絰為大功絰崔靈恩說此統承冄三年既練期喪既葬又合大功既葬故帶其練之故帶絰期之絰張載說斬衰既練齊衰既卒哭則首帶皆葛又有大功新喪之麻則與齊

之首絰麻葛兩施之若大功既葬則當服齊衰之葛不服大功若齊衰末葛則大功之麻亦止當免則絰之而已以周案凡變服必因其受服之節故爲輕器易服惟在葬祔祥禫他時不變也此文以崔說爲順若在大功末葬以再則絰期之葛絰帶大功之麻帶也以三年之器既練遭大功之器重麻例之自見橫渠張子申崔說不敢易斬衰之帶遂謂一首可施兩絰不經之言

舊說服問有大功之器亦如之謂三年之器既練而有大功之器既葬則帶其故葛帶絰大功之絰以其絰帶既同四寸有餘又宜進爲期之絰也期絰五寸餘以周

案兼服必麻葛相同其經帶亦五分去一此通例也金輔之駁之非若既練除首絰而有後喪重麻重葛不拘此例如三年既練而有大功既葬其絰帶俱四寸餘矣

記服問殤長中變三年之葛鄭元云此大功之親為殤在緦小功者也庾蔚之說服問云麻之有本者大功以上變三年之葛既練遇麻斷本者亏免絰之次云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固說麻之有本乃能變正服之葛又云殤長中變三年之葛是論期殤之大功如鄭說為大功親之殤者如緦小功之絰麻既斷本又與三年之葛大小緦殊安得相變邪以周案庾說非䙝箸有說

記禫記如三秊之喪則既顈其練祥皆行鄭元云顈艸名無葛之鄉去麻則用顈孔穎達云既顈謂後喪既虞卒哭合變麻為葛無葛則用顈也陸佃云凡喪服皆麻練而葛禫而後顈顈吉服以被顈黼衣錦尚絅知之矣吳澄云古字聲同多借故檾麻之檾與單縠之褧並通作顈鄭氏以顈為代葛之檾是也陸氏以為單縠之褧不思詩之褧衣禮之顈黼皆婦人上服以禦塵豈可指為男子之吉服哉若欲言禫後吉服何不言元端而言顈乎以周案詩之褧衣禮之顈黼皆以檾為之渾言之皆通析言之名其物謂之檾治其縷謂之顈織以為衣謂

之綅綅禫衣故玉藻曰禫為綅此既纇自當從鄭為正

林氏求義謂纇即大祥後之麻衣練祥吉禮必器服既

除之後乃可舉行引呂與叔祭而誠至則忌哀祭而不

誠不如不祭之說不知致誠愈哀致哀愈誠祭義曰祭

之日樂與哀半哀樂且相生哀誠又何嫌焉

記襍記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

易鄭[元]云言練冠易麻互言之也唯杖屨不易言其餘

皆易也范宣說母喪既練遭降服大功則易衰以母服

既練衰八升降服大功衰七升故易易之其餘則否魏

頌說大功布三等先儒以此為降服大功七升若正服

大功又同則不易此變受之通例賀瑒說其三等大功衰雖七升八升九升之布有細亐三秊之練衰以其新器之重故皆易之庾蔚之說唯降服大功衰得易三秊之練以周案器中易服兼服必新器之冠衰經帶有麤亐本器者若冠衰升數同即不易祇變經帶而已經帶之大小同可易其餘亦否故閒傳小記言斬齊大功經帶變受之節必曰麻同則兼服之此通例也范甯據通例爲言其意斬衰既練七升與降服大功同不易齊衰既練八升與正服大功同亦不易惟三秊毋器降服大功其例爲然而近儒駁之者以爲服問曰小功不變器

之練冠似三等大功皆變也如正服大功已不易練冠
服問何以云小功不變禫記亦不㝵渾言以大功之麻
易之賀氏謂大功新喪重故易冉服不必計升數多寡
服問曰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算而反三年之
葛下殤則否是其例與記云唯杖屨不易孔疏云是衰
亦在易中徐健庵通考謂古人變易不過絰帶而已衰
與冠不變亦誤

程瑤田云禫記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此
大功易練冠之例也有父母之喪尙功衰而祔兄弟之
殤則練冠此小功殤練冠而祔之例也知為小功殤者

小功以下為兄弟故謂其殤為兄弟之服服問曰殤長中變三年之葛今曰練冠祔殤則是齊衰親之下殤降在小功及大功親之殤降在小功以下者鄭注乃以為大功之親為殤在緦小功者既誤解殤服中從上下之說又不以兄弟為小功以下之服名而曰冠而兄為殤謂同年者兄十九而冠明年因喪而冠意蓋謂必如是乃得冠而祔其兄之殤恐記意未然也麥曙云大功親之殤在小功猶可以變三年之葛若齊衰親之下殤降在小功則喪服小記所謂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鄭注以為本齊衰之親記所云云者明親重也此可以練

冠祔之平服問曰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今殤小功章澡麻正是麻之有本者此豈不變三年之葛乎以周案程氏喪服足徵記說多紕繆凌氏駁之甚詳 右兼服

戴德說禮童子當室謂十五至十九為父後持宗廟之重者其服白深衣不裳能服者亦不禁衰絰鄭[元]云當室謂無父兄而主家者也劉智說嬰兒無知亏父母之喪則以衰抱之其餘親八歲則制服矣庾蔚之說童子者八歲以上答射慈以為未八歲者服其近屬布深衣或合禮意孫惠蔚云童子冠杖之節有降成人衰麻之服略為不异玉藻鄭注云童子雖不服緦猶免深衣是

許其有裳但不殊上下又童子服緦猶免深衣況居斬
而反無裳乎又注云無麻往給事是往則不麻不往則
經如童子本自無麻以禮要首聽與不聽俱闕兩經唯
舉無麻足明不備豈得言聽事則不麻乎以周案當室
謂無父兄而主家鄭注甚是敖氏謂有父在大謬記童
子唯當室緦鄭注謂與族人為禮戴君以童子為十五
以上蓋謂十五以下不能與族人為禮也緦服輕不能
為禮卽已若斬衰之器雖褒抱亦以衰齊功之器能勝
衣斯衰矣為昆弟下殤在小功服昆弟者其年有幼于
下殤者矣玉藻言童子無緦服聽事不麻明小功以上

皆服其衰而加麻也知小功以上本服衰絰則不總之童子即謂十五成童何害也自說者謂童子之節事降成人姑姊之喪不服功衰徐整說父母之喪免而不絰馮熙事而申之者乃以童子為八九歲之幼子矣抑知藐爾幼子豈能聽事給役乎于本文殊悖矣孫氏謂童子有經甚明其謂童子有裳恐未然也曲禮云童子不衣裘裳故舊說云爾 右童子服

記檀弓云始死羔裘元冠者易之而已鄭元云養疾者朝服王肅本家語據弔者言黃榦弔服圖說主人未小斂弔者易羔裘元冠裼裘而弔同王肅說以周案元冠

𦇧裘不以弔據大斂以後言䘮服小記云諸侯弔必皮弁錫衰主人未䘮服則君亦不錫衰是則主人未小斂大夫朝服可也賀循䘮服要記云大夫弓始死而弔朝服裼裘如吉時當斂而至則服皮弁之服以襲裘主人成服而往則皮弁經而加錫衰是也王肅改定家語未可據信

鄭元云弔者小斂則改襲而加武與帶經矣武吉冠之卷也加武者明不改冠亦不免也賀循云主人既槩冠槩弁故弔者加槩弁弓武熊安生說加武帶經謂以經加弓武連言帶目以周㮍凡弔服首環經檀弓主人既

小斂子游襲衰帶絰而入與大記弔者襲裘加武帶絰文同帶絰者環絰之別名也古喪絰用麻一條其束身處別以麻周環纏之不絞詳弁絰條與環絰之形相同故環絰亦謂之帶絰謂其首絰如帶形纏而不絞也加武與帶絰與猶以也謂加其武以環絰諸說皆非

禮家說弁而加絰皆以麻劉歆云王爲諸侯緦麻弁而加環絰同姓則麻異姓則葛以周案檀弓言弁絰葛而葬是弁而加絰不盡以麻劉說自有所本

鄭元云襍記凡弁經其衰侈袂侈猶大也袂之小者二尺二寸大者半而益之則侈袂三尺三寸孔穎達云謂

弔服也士衰不侈故周禮司服有元端素端注云變素
服言素端者明異制大夫以上侈之明士不侈故併端
以周案凡五服之衰其袂皆屬幅方正自天子下逹故
襍記曰端衰無等此云凡弁經其衰侈袂以弔服言士
弔服素冠加經其衰亦屬幅方正大夫以上弔服素弁
加經其衰侈袂云凡弁經其衰侈袂明士冠不弁袂亦
不侈也舊說大夫以上弔服侈袂是已或以此為五服
之衰非

戴德說君弔于卿大夫錫衰弔于士疑衰皆服素弁加
經明日主人衰經拜謝于朝君若使人弔其服疑衰素

衰繋冠諸侯相弔則錫衰皮弁加絰同國大夫相弔錫衰繋冠加絰朋友弔服有絰絰大與緦麻絰同既葬而除同國之士相為朝服加絰鄭元云周禮凡弔當事則弁絰弁絰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絰也其服有三錫衰也緦衰也疑衰也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緦衰為大夫士疑衰諸侯及卿大夫亦以錫衰為弔服當事乃弁絰否則皮弁辟天子也士以緦衰為喪服其弔服則疑衰也舊說以為士弔服元上繋下或曰繋委貌冠加朝服論語曰緇衣羔裘又曰羔裘元冠不以弔何朝服之有乎此實疑衰也其弁絰皮弁之時則如卿大夫然又

改其裳以鞶辟諸侯也朋友之相爲服即士弔服疑衰素裳冠則皮弁加絰庶人不爵弁則其弔服素冠委貌檀弓孔疏云庶人弔服鄭注不顯所著之服文承疑衰素裳之下則庶人亦用疑衰或者庶人布深衣素冠委貌司服賈疏云庶人疑衰素裳與士同而冠異賈公彥說士與庶人弔服同冠弁則異諸侯弔服亦錫緦疑三衰俱有弔大夫錫衰弔同姓士緦衰弔異姓士疑衰士之弔服不用錫衰者辟大夫疑衰不用疑裳者辟諸侯也以周案麻不加於采凡弔服弁絰如爵弁而素非即爵弁也其弔異國之臣用素皮弁無會采諸飾注中言皮弁加絰非即皮弁也鄭所破舊說即戴德說司馬溫公言士大夫弔器可服

公服仍沿昰誤凡弔服錫緦疑諸衰皆用麻當事又加絰弓冠弁朱子家禮弔服用白生絹亦不合禮鄭所謂素委貌者如[元]冠而素也[元]冠不以弔喪主素吉主[元]凡弔服以主人之服為節始死主人笄纚深衣弔者裼裘或朝服小斂後主人變而袒髻髮弔者襲裘帶絰或皮弁成服而後主人斬衰弔者疑衰或錫衰絰注所言當事及不當事弔服條目煩細今撮其總要槩主人未小斂時天子哭諸侯以爵弁諸侯哭大夫以皮弁尙用吉服既小斂後首服弁絰而衣仍用吉不用衰既成服後斯用衰以弔而天子弓大夫士疑衰首服一以弁絰

諸侯弔大夫錫衰而首服當事用弁經不當事用繆皮弁有異諸侯弔同姓士總衰異姓士疑衰又不論當事不當事而一以繆皮弁士之有朋友之恩者往則錫衰大夫兩相為如諸侯之弔大夫大夫弔士如諸侯之弔士士之有朋友之恩者往則弁經士以總衰為器服其弔服則疑衰其兩相為當事弁經不當事繆皮弁亦如諸侯之弔大夫所異者其裳以繆冒未成服以寿所謂當事者指大小斂既成服之後所謂當事者將葬啟殯是也未成服以寿所謂當事之皮弁指衣言時首冠弁經而身衣皮弁服猶未變吉也既成服之後不當事之

皮弁指冠言時身服衰服而首冠纍皮弁亦有异于吉也任氏釋例云喪服小記諸侯弔必皮弁錫衰云錫衰是成服服後也云皮弁則成服後弔异國臣之首服也禮喪服記注諸侯及卿大夫亦以錫衰爲弔服當事則弁經否則皮弁上云錫衰下云否則皮弁是亦據成服後不當事之首服也士喪禮注君視大斂皮弁服襲裘不云衰則未成服以寿當事之皮弁服也攷司服王爲大夫士疑衰其首服則弁經是天子于士既成服來弔身服疑衰而首冠弁經諸侯于士則無論成服未成服當事不當事首皆皮弁葢天子于三公六卿諸侯大夫士

皆弁絰天子至尊靡所不伸也諸侯惟于大夫弁絰于
士皮弁亦所以辟天子也禮器服記注諸侯及卿大夫
亦以錫衰爲弔服當事則弁絰否則皮弁辟天子也
孔穎達云文王世子注云君于卿大夫錫衰于士疑
衰同姓則總衰以弔之此其常也士喪禮注云往則錫
衰者謂士有俊選于君有師友之恩與常士不同故錫
衰也或諸侯弔士無文因諸侯弔必錫衰有明文故以
周案賈疏同孔壽說後一說非注意
鄭元云士喪禮君若有賜焉則視斂斂大斂君視大斂
皮弁服襲裘主人成服之後往則錫衰敖繼公云君視

斂朝服襲裘加絰與帶成服之後弁絰疑衰沈彤云服
問云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絰但
言爲卿大夫不言士是爲士雖當事不弁絰也重服不
以弔微驂不弁絰則皮弁旣皮弁則亦皮弁服矣此皆
鄭是而敖非
鄭元云檀弓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絰紂衣服士之祭
服以哭之明爲變也天子至尊不見尸柩不弔服麻不
加于宋此言絰衍字也時人閒有弁絰因言之耳周禮
王弔諸侯弁絰總衰孔穎達云諸侯以下雖不見尸柩
仍弔服以周案古者哭弔本异服不以尸柩見不見而

別弔視主人當事不當事之節往有常期哭或出亏倉卒不行弔禮不必定用弔服其禮畧弔者或先哭之不遽以弔服如檀弓天子哭諸侯以爵弁是其禮不畧弔者雖哭之不終為弔服如文王世子無服親哭之無服謂不為弔服是禖記三季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曾子曰我弔也與哉皆明哭弔之異服

戴德說朋友弔服有絰經大與緦麻絰同既葬而除賈公彥說凡弔服皆既葬除之萬斯同說服問公為卿大

夫錫衰以居則弔服平居亦服也如待旣葬而後釋則
此禮行于諸侯則可若天子之于諸侯公卿大夫不知
其幾皆至三月五月之葬畢而釋其勢有所不行也以
周案朋友總麻故戴云爾檀弓云天子之哭諸侯也爵
弁紂衣此爲畿外侯哭而不弔者言故用吉服所謂總
衰弁經以弔者以當事言也平居爲畿外侯爵弁畿內
侯絲弁不得援服問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爲天子例
且服問云當事則弁經明弁經唯當事之弔爲然鄭注
弁師亦云弁經王弔所服明平居絲弁不加經也賈疏
謂天子常弁經要誤凡弔服不過總

弔服有錫衰緦衰疑衰鄭衆說錫麻之滑易者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布無事其縷緦亦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疑衰十四升衰鄭元說無事其縷哀在內無事其布哀在外疑之言擬也擬于吉語周說用緦麻布而夾理之曰錫衰疑衰又用錫布為衣而素裳擬于吉也其冠各以其衰一說錫衰緦衰疑衰皆用七升半之布一說錫緦疑三衰皆用十四升半之布有事其布曰錫有事其縷曰緦布縷兼有事曰疑以周禁緦錫之布見喪服記及禮記先鄭據以為說疑衰無明文諸家各以意言後說為通

記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以其無服非之也曾子曰我弔也與哉鄭元云弔朋友哀痛甚而往哭之非若凡弔孔穎達云此論哭朋友失禮之事以周家襍記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弔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此言身有三年之服者不弔人喪惟有服之人尋往哭之也注疏以朋友無服無往哭禮故以為失白虎通義引此事云子張者朋友有服雖重服弔之可也不以為失禮之事朋友弔服加麻非純無服也云重服弔之可也則襍記服其服亦謂服己之重服非新死者之服矣曾

子齊衰而往哭之卽所謂將往哭之則服其服也曰我弔也與哉明弔與哭有別也弔輕可止哭重難已曾子之事與禖記正合然則曾子問篇孔子曰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哭字衍也上文問辭亦止曰弔不及哭不然曾子旣以此問夫子矣豈猶身爲非禮

喪服記大夫弔于命婦錫衰命婦弔于大夫亦錫衰鄭元云弔于命婦命婦死也弔于大夫大夫死也萬斯同汪琬等說婦人無外事安得與大夫行弔禮如其爲有服諸親又安得用錫衰以周案禮知生者弔弔于命婦命婦死而弔其夫也大夫與大夫相知故弔弔于大夫

大夫亦而弔其妻也諸命婦時會于君所亦相知故弔鄭注本明且大夫弔命婦亦見服同夫人弔大夫士王后世婦弔諸侯卿大夫檄見于經者尤多有何疑焉其弔服錫衰不弁絰惟吉笄無首素總而已右弔服

鄭元云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曰稅大功以上然小功輕不服若在五月之內追服王肅說限內聞喪但服殘月小功不追以恩輕故也若方全服與追何異以周案鄭注稅訓為追服盧植注禮服虔注左傳竝同肅說無據小記降而緦小功者稅之注云正親在齊衰大功者是大功以上稅服之證也奔喪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

而后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尙左手注云尙左手吉拜是小功不稅服之證也檀弓曾子曰小功不稅是遠兄弟終無服也其可乎注云據禮而言疏云而可乎言其不可唐韓退之申言小功不追服之不可而疑稅非追服之名乃傳注失其宗朱仲鈞申韓意以為稅卽服問有本為稅之稅稅變易也前喪未畢復遭後喪以後喪之麻變前喪之葛是謂之稅小功不稅與小功無變義同其說本之林氏求義但據小記已除喪而後聞喪則不稅從而服不從而稅及檀弓小功不稅是遠兄弟終無服諸文稅為追服之名其義甚顯朱氏自知其說不

可通謂春秋時已誤不稅為不追服是何說也林氏云禮之小功不稅者謂先有重喪後遭小功不以小功之服變其冉喪而未俗見遭喪者不變後喪之小功遂疑其日月已過卽不為服故曾子如其言以諷之其說較穩

記喪服小記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己則否鄭[元]云父居異邦而生己己不及此親存時歸見之今其死亡喪服秊月已過乃聞之父為之服己則否王肅說計己之生不及此親之存則不稅若此親未亡之冉而己生則稅之也昆弟者諸父之昆弟也劉智蔡謨

等說生不及者謂彼已沒己乃生自弟衍字庾蔚之說己謂久者為昆則謂己為弟己不能稅昆昆亦不稅己虞喜說父在異邦生己後還居一邦生弟以周案小記云降而總小功者稅之注正親在齊衰大功者則大功以上追服也祖父母諸父昆弟皆期何得以生不及歸見遂不追服魏濟亏纂辨之已詳見通典此鄭注之可疑也祖父母為一本之親諸父昆弟為旁親如祖父母以生不及可不稅則諸父昆弟亦復何疑王肅亏諸父下增一之字殊可不必蔡庾諸說空亏昆弟生議亏不追服之疑終未釋然朱仲鈞說稅即有本為稅之稅謂變

服也生不及奔此親之喪至虞卒哭後其父在家已變麻服葛而已始歸必三日成服以申親親之義不忍以父之稅而亦稅也說亦近同竊謂喪服記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此云不及與喪服記文同不及知父母者父母早卒也生不及祖父母者祖父母旣卒而後生也凡喪服皆生及者爲之其不及者無服道也鄭注今其死亏喪服年月已過乃聞之此乃不及之正義不及歸見句可删亏己生時已過祖父母諸父昆弟喪服年月嫌其父稅喪而子亦從服故著之曰己則否兼言弟便文爾經有此例　右稅服

王肅說改葬緦既虞而除之傳純難之云夫葬以藏形廟以安神改葬之神在廟久矣安得退之于寢而虞之乎以周案傅氏說是

春秋穀梁傳改葬之服緦舉下緬也范甯云言舉下緬上從緦皆反其故服因葬桓王記改葬之禮不謂改葬桓王當服緦也江熙曰葬禮緦舉五服之下以喪緬藐遠也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爲交于神明者不可以純凶況其緬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唯輕言緬釋所以緦也以周案江氏說是

戴德云改葬制緦麻具而葬葬而除謂子爲父妻妾爲

夫臣爲君孫爲祖後也無遣尊之禮其餘親皆弔服焉融云其尊如大斂從墓之墓事已而除不必三月期以下無服鄭元云改葬謂墳墓以他故崩壞將亾失尸柩者也服緦者臣爲君子爲父妻爲夫三月而除之趙商云當待三月除以順緦之數蔡謨說改葬斬衰禮言緦者謂緦親以上皆反服也傳云不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亐濟說不以兄弟之服服至尊者乃始服正服亘且斬衰之末便自縞冠麻衣乃輕亐緦麻然猶以服至尊矣韓愈云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

也若主人服斬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云總也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啟至亏既葬而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以周案韓子申鄭甚精　右改葬服

傳苴杖竹削杖桐變除禮云削杖削之使下方者取母象亏地故也王肅云削爲四方杜預云員削之象竹司馬光云削杖上員下方以周案杖各齊其心其大如經經圓杖亦圓竹圓物桐用把桐亦圓物也削者謂去其皮非削之使方苴削互文竹杖曰苴明桐杖之削而白也桐杖曰削明竹杖留其青黑之皮不去也凡杖必圓

乃便手持故用桐竹變除禮謂削桐使下方已失經意聶氏圖桐杖全身皆方更謬　又案桐竹二杖齊斬之別也問喪篇為父苴杖為母桐杖以斬齊分言之父母字不可泥疏家謂杖父竹圓象天杖母桐方象地則母為長子桐杖又何義乎古人止有竹桐兩杖俗說夫妻相杖用半槐尤屬不經

記小記經殺五分而去一杖大如經鄭元云如要經散繼公云二杖皆如首經之度以周案經指要經當從鄭如屬首經則殺五分而去一語無著矣斬衰要經之大七寸二分齊衰要經之大五寸七分六釐說詳則竹杖

之徑約二寸二分八釐桐杖之徑約一寸八分三釐

喪服傳言婦人童子不能病不杖而記問喪言童子當室杖喪大記言君之喪夫人世婦杖大夫之喪主婦杖士之喪婦人皆杖小記亦言婦人不為主而杖者姑在為夫杖母為長子削杖女子子在室為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賀循雷次宗說小記婦人不為主而杖者姑在為夫雖著此一條明其餘不為主者皆不杖賈公彥說童子不杖謂庶童子當室則杖婦人不杖謂童子婦人成人則杖金榜說婦人雖為主者杖不為主者不杖士之喪婦人皆杖謂主婦皆主人而杖不尋下

通眾婦人沈彤說童子不杖包女子子言子一人杖謂長女非長女不杖有主喪者皆不杖矣婦人謂异姓來嫁之婦以周案喪服傳言杖以優病或以擔主此杖之可即位者也其無病非主而杖者祇以扶病而已不敢即位故小記云庶子不以杖即位大記亦云子皆杖不以即位況不能病之婦人童子其杖即位用杖乎故大記言夫人世婦祇杖亏其次即位則使人執之此其常也若問喪言童子當室杖亦以其為主而擔之也是則婦人亦有擔主而杖即位者矣小記又言婦人不為主而杖者三此又其變也天下惟通變者能守常

又案傳云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擔主也非主而杖者輔病也謂此杖初為有爵者設其後乃生擔主之義又其後乃生輔病之義凡擔主者可以杖即位輔病者祇以杖亏次即位則使人執之不敢杖若既不為主又不能病之童子婦人亦何杖之有傳意本明自杖即位杖亏次二者不分說遂膠轕雷次宗以為喪服妻為夫妾為君女子子在室為父女子子嫁者反在父室為父如傳所云婦人者皆不杖小記惟舅姑在為夫一條明其餘不為主者皆不杖殊不思姑在尙為夫杖則妻為夫杖是通禮矣尙昇謂妻為夫不杖乎女子子在室與

嫁而反者其爲父母未可概曰不病喪大記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熊氏云子杖通女子子在室是也雷謂不爲父杖亦未見其是賈公彥等以婦人不杖爲童子婦人引小功章丈夫婦人之長殤以證未成人之女得稱婦人殊不愜傳云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又云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明婦人非童子也沈金說亦未得

開元禮三日成服唯適子及有爵之庶子皆得杖卽位其庶子無爵者杖于他所不杖于位政和禮庶人喪儀于成服時贊者引主人以下俱杖各就位內外皆哭盡哀童子婦人不杖以周案喪有杖卽位杖次之分又有

輯杖去杖授人杖之別喪大記言此最詳杖以優尊亦以擔主其無尊非主之子不以杖即位記有明文政和禮何混幪也且喪服傳言婦人不杖亦謂不杖于位自居次亦杖也政和禮之疏舛不及開元禮遠甚此特其一端也　又案禮三日成服杖而除杖無明文小記云虞杖不入于室祔杖不升于堂士虞禮宗人告有司具主人入門即位于堂即倚杖是即位之杖至虞祔除也而在次猶杖小記云練筮日筮尸視濯皆要絰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后去杖又云有司告事畢而后杖送賓是在次之杖練猶未除凡卜筮有司先告具後告畢與士喪禮卜日文同林氏求義誤駁注

疏不可信鄭注士虞因虞杖不入于室而推之練杖不入于門門謂中門其注閒傳又以寢例杖云大祥去寢杖蓋寢杖相連用同時除亦同時也但大祥之祭用吉服則大祥之朝已去杖矣書儀家禮于大祥奉主入祠堂之後乃去杖非祔而用杖與祔不升堂之文尤違右杖

孔穎達云徒從有四一是妾服女君之黨二是子從母服于母之君母三是妾子為君母之黨四是臣從君而服君之黨此四徒之中唯女君雖殁妾猶服女君之黨其餘三徒所從亡則已以周案鄭注小記從服者所從亡則已云若為君母之父母昆弟從母也注大傳有徒

從云臣為君之黨當以小記注為正臣從君而服君之黨雖所從者亾又當從新君而服之不可謂所從亾則已也 右從服

禮家舊說諸侯絕期大夫絕緦以周案此亦絕其旁親耳服問云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適婦之服大功而君主之矣喪服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緦義通大夫是大夫亦有緦矣林氏求義云正統之服雖天子諸侯卿大夫皆依本服所尊絕尊降者旁親而已然亦惟天子于旁親盡絕諸侯則尊同者不絕始封者不絕大夫視君為卑則不敢絕而降且升不敢降其宗 右絕服

受業泰州盧求古仝校